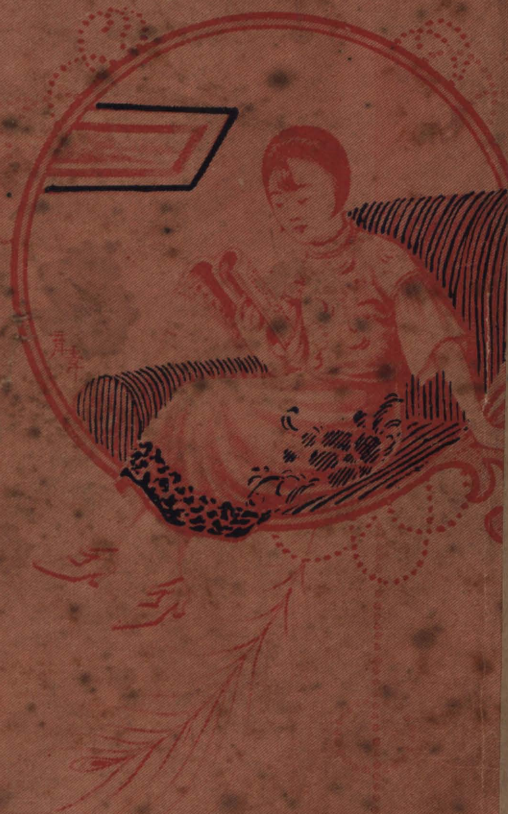


蝶廬主女著



札記
小說
消閑大觀

第一編

上海廣益書局發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5 9441B



蝶廬主人著

禮記
小說

消閒大觀

上海廣益書局印行

消閒大觀 第一集

目錄

第一編 珊瑚網

馬屁鬼小史	一
洪憲控宣統呈文	二
參自由神摺	二
守財奴傳	三
北里陳情表	四
說時髦婦女之足	五
花筒致炸彈書	五
炸彈答花筒書	六
宦海記	六
消閒大觀第一集目錄	六

消閒大觀第一集目錄

鼈卦.....七

嫵德頌.....七

教員解.....八

騙錢函授學校簡章.....八

致富傳習所招生啓.....九

官與妓之比較.....一〇

改良新食譜.....一二

以物喻官.....一二

特約無線電報.....一四

第二編 小說海

天宮偵探案.....一六

黃金孽.....一九

再醮之老寡婦.....二二

一個擺渡者……………二四

謀妻……………二六

酒家兒……………二八

第三編 董狐筆

鐵兒警奸記……………二九

雌虎縵首記……………三〇

俠丐求粟記……………三一

漁女鍾情記……………三二

異草引犀記……………三三

義俠逐僧記……………三四

新娘自宮記……………三五

智兒擒熊記……………三六

鑿破地球記……………三七

消閒大觀第一集目錄

四

軍人怕醋記……………三八

九鬼遇隱記……………三九

陰謀孽報記……………四〇

第四編 傳書鴿

紅娘子譽滿衆口……………四三

斷練猴調狎婦女……………四四

九齡童長途尋親……………四五

弱女子籲請自由……………四六

美人計遺老破囊……………四七

縣如事愛嫖敗興……………四七

假斯文不怕祝融……………四八

老烏龜害人不淺……………四九

春心女洞房唱曲……………四九

煙雨墩秘室春深·····	五〇
十月癡閨女瞞娘·····	五〇
鬧新房發現鱈魚·····	五一
四老爺戀色祟人·····	五一
惡賭棍眼前報應·····	五二
僞金獅騙子受騙·····	五三
敲竹槓流氓中計·····	五四

第五編 旅行箱

清宮遊覽記·····	五五
三殿遊覽記·····	五八
湯山溫泉遊記·····	五九
神武門遊記·····	六〇
中央公園遊記·····	六一

大峪山勝遊記……………六二

游陳圓圓梳妝臺記……………六四

千佛巖遊記……………六五

遊落帆亭記……………六五

遊寶山城西公園記……………六五

海甯觀潮記……………六六

法租界公園遊覽記……………六七

第六編 走珠盤

樊樊山唐甄美人詩……………六八

薩鎮冰感懷詩……………六九

英吉利詩人錫蘭情詩……………六九

日詩人鈴木豹軒詩……………六九

贈縣知事……………七〇

海上婦女踏青詞.....	七〇
文明結婚竹枝詞.....	七一
夜臺八咏.....	七一
詠物詩.....	七三
風花雪月四律.....	七三
八子吟.....	七四
四花吟.....	七五
人海四咏.....	七五
集吳諺三十首.....	七六

第七編 博覽會

男女易性奇術.....	七九
世界女子之手.....	八〇
夫婦離別保險.....	八〇

消閒大觀第一集目錄

八

血衣訂成良緣	八一
歌聲能伏獅威	八一
三千年前錢票	八二
狗有雪茄烟癖	八二
鸚鵡可化巡警	八二
食魚暴長軀殼	八三
水上行走機械	八三
維也納之歌女	八三
屠夫一吻致富	八四
一對慘情鴛鴦	八四
郵遞巴掌二下	八五
只懼母親一人	八六
少女求請男裝	八六

格林蘭之冰川……………八七

一樹建成之屋……………八七

女孩能知秘密……………八八

歐美手帕隱語……………八八

歐美涼傘隱語……………八九

歐美詳夢新解……………八九

第八編 軒渠鏡

談鬼色變……………九一

賣外國糖……………九二

何敢多言……………九二

女主立憲……………九三

死於臥床……………九三

光頭女婿……………九三

消閒大觀第一集目錄

一〇

詆人自詈	九四
連環酒令	九四
窮漢裝死	九五
避債看梅	九五
正是臭蟲	九五
不善阿諛	九六
兩隻飯桶	九六
種竹食肉	九六
項僵命在	九七
煙鬼風雅	九七
知事語塞	九七
重用麻黃	九八
吟詩催花	九八

癡人妙語·····九九

私處有痣·····九九

作賊餬口·····〇〇

十三點鐘·····〇〇

開門得刀·····〇一

與子同夢·····〇一

糖汁烏龜·····〇一

公費不公·····〇二

惟陳故清·····〇二

貪官刮地·····〇三

得力於畜·····〇三

第九編 散花籃

憤時新道情·····一〇三

警世新道情.....一〇五

徐佩梅開篇.....一〇六

離婦相思調.....一〇八

上海范高頭.....一〇九

崑劇五更調.....一一〇

十隻檯子歌.....一一一

罵曹大鼓調.....一一二

戲叔鮮花調.....一一五

珍珠塔春調.....一一六

第十編 舊貨店

新寓言.....一一七

美人之今昔.....一二〇

四畜談話會.....一二一

可憐語	一一二
改字詩令	一二四
歡天喜地	一二五
笑之剖解談	一二六
不亦快哉	一二七
衆生相	一二八
馬屁十訣	一二九

消閒大觀第一集 目錄

消閒大觀

第一編 珊瑚網

馬屁鬼小史

馬屁鬼者。不知爲何許人。生時喜以拍馬屁爲事。惟技不甚精。一日誤拍馬脚。被馬踢斃。遂以馬屁鬼得名。死後。冥王怒其在陽間諂媚。欲喝鬼卒用刑。適王下氣偶洩。馬屁鬼遂伏地而頌曰。氤哉氤哉。此爲吾王預兆之瑞氣也。冥王聞而悅之。竟赦其罪。任令游蕩陰司。不加拘束。馬屁鬼遂肆其鼓簧之口。以甘言密語煽惑牛頭馬面夜叉等鬼。幾致謀叛陰司大亂。冥王知留之不可。乃復發生爲人。而術已大進。幼時卽能以馬屁得親戚歡。稍長。更以販賣高帽子爲業。遇有人之喜戴此帽者。雙手獻之。竟得溫飽以終其身。臨沒之時。猶師曹孟德分香故智。家人無不潛焉出涕。冥王見馬屁鬼之復至也。令判官查其生前善惡。判官直陳惡迹無隱。王怒。欲下之油鍋。馬屁鬼崩角哀鳴曰。鬼雖有罪。然拍馬屁與受馬屁者。似應予受同科。方足以服鬼之心。昔大王以鬼善於頌屁。赦鬼之罪。似大王亦受馬屁而不穿者。今日何獨責鬼之善拍馬屁。而大王不自責也。冥王無言以對。遂仍令其在陽間爲人。而馬屁鬼

之族類。乃散佈於天下後世也。

☯ 洪憲控宣統呈文

爲停婚另娶。訴諸法律。以爭名分事。朕前以親生公主。許與清廢帝爲后。煌煌盛舉。全國皆知。伊係覺羅舊族。我爲洪憲新朝。以彼寓公。尙我貴主。我雖不嫌俯就。伊則似屬仰攀。既不較種族之嫌。更何有仇讎之感。甚願百年偕老。六禮告成。天上銀河。填鵲慶雙星之渡。人間金屋。鳴鳳卜五世之昌。詎該廢帝輕拋舊聘。另訂新盟。女也不爽。士也罔極。孰后孰妃。中宮已定。納吉納采。合卺有期。使通青鳥。歡騰滿族之門。星照紅鸞。光淡項城之里。藐我四世三公。門閥自高一朝。十帝家聲。該帝本高貴鄉公。竟敢二三其德。朕女乃黃帝室主。誰教九十其儀。勞燕永遠分飛。鴛鴦無端拆散。樂昌鏡破。莫望重圓。妃子釵分。難期復合。恨此孤鸞寂處。羨他雙鳳和鳴。須知改聘。豈一意孤行。離婚必雙方認可。在小女另求佳偶。原無再醮之嫌。在幼帝廣選名姝。實啓多妻之漸。豈我怪傑。任彼童心。特訴理由。立求判斷。

☯ 參自由神摺

爲濫拉皮條。剝削廉恥。恭摺奏參。仰祈天鑒事。竊臣伏查亘古以來之混沌歷史。僉謂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必憑紅綫以牽纏。詩稱伐柯非斧不克。娶妻非媒不得。民國以來。事事改絃更張。易其舊制。遂有

不逞之徒。尊重自由神。提倡自由結婚。明目張膽。濫爲撮合。擾亂數千年之成例。全不想萬事皆可自由。獨此事斷無自由之理。人非狗彘。豈可隨地尋歡。禮重雉鳩。宜遵文王風化。邇來社會上之一般男女。廢媒妁之言。背父母之命。毛遂自薦。白巾竟代年庚。倩女魂消。金戒堪爲聘禮。踰牆鑽隙。握手談心。宿舍化作洞房。族館成爲金屋。或挾之他往。居然竊負而逃。或棄於中途。宛似敝屣之易。朝秦暮楚。恩愛無心。方合旋離。倫常掃地。因之流落異鄉者有之。墜入平康者有之。含羞自殉者有之。懷恨涉訟者有之。化愛河爲恨海。變夫婦爲仇讐。若不立予嚴辦。則流連荒亡。來日不堪設想。行見九萬里之大好河山。斷送於此賊之手也。臣月下老人跪奏。

☯ 守財奴傳

守財奴。不知始何名。病貪。錙銖必較。有類財奴者。故國人號曰財奴。奴聞之曰。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財奴云。其鄉曰銅臭鄉。在安樂窩。奴專斂財。凡世上銀錢紙鈔。并田產及貨物等。皆貪得無厭。按奴所斂財。竟纖悉無或遺。且存本放利合宜。他人曾窺伺效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財奴非能使財來且速也。以能得財之法。以開其源焉爾。凡斂財之法。其心欲詐。其言欲甘。其色欲和。其利欲重。既然已勿驕勿闊。用之寧嗇。其愛也若寶。其視也若命。則其法之全。而其源來矣。故吾不遏其源而已。非有

他術而取之也。不苛求其全而已。非有能力而攝之也。他人則不然。入少而出多。其取也。若不過焉。則不及焉。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甚。近之太熱。東掇而西借。祇欠而不還。甚者求其快而打其白鴿。想其贏而又其麻雀。而財之源日以涸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近之。其實遠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爲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行政。可乎。奴曰。我知斂財而已。行政非我長也。然我閱報。見行政者。善理其財。若甚得焉。而卒以召外教團來。而呼曰。公使命。允爾請。訂爾約。簽爾字。再借而債。再索而欠。抵以土地。押以礦產。分茅而酬之。割壤而與之。彼外人挾勢利以欺凌者。且不得免。又何以肅政界而清政治乎。故貧且弱。若是。則謂彼賢者。其亦非類乎。問者嘆曰。不亦悲夫。吾知財奴必爲財鬼。傳其事以爲世鑑也。

◎北里陳情表

竊聞女閩創設於齊邦。教坊曾見於明代。南朝金粉。名流播爲美談。北地胭脂。青史傳其韻事。蓋秦樓楚館。無傷大雅。風流燕瘦。環肥儘許。騷人月旦者也。乃者護花之鈴不聞。催命之符遽至。限制營業。姊妹行慘淡無容。定期抽籤。鴛奴等驚惶失措。在當局情殷振拔。居然一片婆心。身受者生計艱難。已痛全家末路。託生涯於皮肉。本屬苦衷。感歇業之風波。盡將脫籍。小妮子無故。何竟來意外摧殘。大善士

多情。惟仰訴暗中原宥。誠以濟良設有專所。早開方便之門。幼雖不入妓寮。已籌完全之策。而必享全體。以閉門羹。得毋太酷。斫裁成之搖錢樹。殊屬難堪。某等自憐薄命。未嘗抱怨彼蒼。從今莫定浮蹤。祇有乞憐當道。素仰愛花意切。當不使桃花逐水以輕流。又思插柳情深。何忍視柳絮隨風而颺蕩。倘蒙大發慈悲。萬分感激。得荷曲加體恤。五中莫忘。用敢謹具下情。特此披瀝上陳。至乞垂鑒。實所幸甚。

說時髦婦女之足

婦女之美醜。本不在弓鞋之大小。所以詩詠美人。祇云頰如螭螬。腰如約素。未有稱及於脚者。宋書稱男子履方。婦人履圓。唐史稱楊妃羅襪。韓冬郎詩。六寸膚圓光緻。皆不纏足之明徵。自李後主使窈娘裹足。作新月之形。而纏足之風。直至今日而始衰。然今日之婦女。天足雖多。而小脚亦不少。近有學時髦者。因脚尖不能放大。竟以絲綿墊闊。外束橡皮套頭。裝成天足之形。擺出文明之象。游行馬路。大出風頭。花叢中亦實繁有徒矣。噫。小脚時髦則裝小。大脚時髦則裝大。習俗之移人。亦甚矣哉。

花筒致炸彈書

炸彈足下。新年雖屆。舊曆未除。際茲己午過渡之辰。矧值陰陽交關之日。六年以內。老兄大出風頭。正月之間。下走亦將露面。無如世界人民。聞尊名而膽碎。豪華子弟。見小子而歡迎。同屬火攻。愛憎異趣。

渺聽雷震。聾噴霄驚。畢竟何因。請言其故。俾開茅塞。佇候教言爲幸。弟花筒頓首。

炸彈答花筒書

花筒足下。頃接華箋。望風展誦。敢陳芻議。略露端倪。僕籍隸西方。來遊東土。貴邦豪傑。喜與訂交。蠹國權奸。聞而喪胆。但誠有如足下所云。然僕也好爲英雄吐氣。大施掀天動地之威。不令豎子成名。用奏碎骨粉身之技。一聽霹靂。百里震驚。以視足下之徒取美觀。不求聞達者。相去遠矣。當此舉世披靡。水深火熱。同胞淪陷。隄決瀾狂。得僕大聲疾呼。使彼宵小斂迹。於時局不無小補。雖有時玉石俱焚。薰蕕同盡。此固僕所不暇計及者也。承詢原委。特佈腹心。願頌陞安不一。弟炸彈鞠躬。

宦海記

中國孽海之外。有海名宦海。東接餓鄉。西鄰債臺。實非安樂土也。然未諳此中苦趣者。恆欲親歷其境。以爲快。有清未葉。人山人海。爭趨是途。有一舉成名而至者。有積勞酬庸而來者。甚至有傾家蕩產。浪擲巨金。自願浮沈於其間者。良由宦海之樂。可以一字不識。一事不爲。而盤踞其中。頤指氣使。因之飄海有年。富可敵國者。故人皆趨之若鶩。雖畢世沈淪而不悔也。民國以來。風潮擴大。波濤洶涌。入其中者。偶一失勢尺寸。輒糜碎土沈。下飽魚鼈。情勢益形危慄。然海闊天空。人數之多。及至無插足地。蓋爭

欲入海淘金。各致巨富。而忘其爲海中撈月。徒博虛名也。故有蹈海一二月。彼擠此軋而去者。有居海八九年。裘敝金盡而返者。并有甫臨海厓。已侵犯海國法律。朝膺措筭。暮繫囹圄者。亦有因分財不勻。拳足交加。至頭破血流。哭訴於河伯海君者。吾人幸而未入漩渦。袖手作海上觀。然目擊此輩。可憐亦復可歎。因爲之記。

鼈卦

鼈。利涉大川。象曰。非龜非龍。是名曰鼈。象曰。我有嘉肴。鼈君子以宴賓客。初六。熊鼈三趾。食之有毒凶。象曰。熊鼈黃熊也。足有三趾。其性毒也。殺而食之。故凶也。九二。食鼈甲。利於身。勿藥有喜。象曰。鼈甲利身。滋陰也。烹而食之。勿藥有喜也。六三。出門交有人。入其宮。不見其妻。丈夫甘爲鼈。無悔。象曰。出門交有人。女求乎男也。入其宮。不見其妻。丈夫甘爲鼈也。以其能屈能伸。故有鼈之象也。六四。鼈異於龜。勿用於下。象曰。勿用於下。與龜異也。九五。魚鼈生焉。不可勝食。國家其富。象曰。魚鼈不可勝食。國家富庶之兆也。上六。甕中捉鼈。謀事不吉。象曰。甕中捉鼈。謀事不吉兆也。

嫖德頌

有風流公子。以情禪爲正法。色相爲波羅。香國爲樂土。慾海爲愛河。行携佳麗。居伴嬌娥。左擁右抱。樂

如之何。行則花街柳巷。止則鴛帳鳳窠。惟嫖是務。焉知其他。有迂腐俗士。寒酸學子。聞彼風聲。論其所。以乃正襟抵掌。掀髯啓齒。高談禮法。是非譴起。公子於是方倚翠偎紅。玉軟香濃。春風斗帳。暮雨巫峯。胡天胡帝。其業融融。携雲而睡。握雨而醒。靜聽。惟聞鶯燕之聲。熟視。惟覩鷓鴣之形。惟慕杜牧之狹邪。陶令之閒情。曠觀塵俗。擾擾焉。如飛絮之與浮萍。二豎在前焉。如蚊睫之巢焦螟。

◎教員解

教員者師之別稱也。曷爲不言師而言教員。別乎他員而言之也。別乎他員而言之。昉於此乎。曰託始焉爾。何謂之託始。託乎學堂之始也。學堂興而教員之名以起。教之爲言效也。而員字從口從貝。口以宣講授讀。使學生效之。效之而得效果。則教員鐘點可加。鐘點加而權利多。權利者何。銀圓也。圓或作員。教員爲銀員而來。而銀員有操縱教員之權。故凡銀員爲人所必爭也。爭之者多。乃假檢定資格以限之。不知教員論經驗與學問。而不論資格。今竟以此限之。欲奪教員之飯碗也。飯碗奪而銀員失。此教員所以不受檢定也。然則所謂教員者。教銀員之義也。

◎騙錢函授學校簡章

定名 緣本校教授毫無實際。俟學費收齊。遂卽關門。猶之妓女湔浴也。故定名爲騙錢函授學校。

宗旨 以圖利爲宗旨。

學科 託名製造各物種品。實則無一能實行。

學費 絕巨。否則不足以顯本校價值。

學額 多多益善。

講義 以草紙爲講義。以最壞最模糊之油印品刷成。每十張值一文。內容抄襲而來。或胡抄亂寫。俟

學生學費證金繳完。或寄一次。不貼郵票。或不寄。

校址 中國各名區極繁華富足之處。其實不過小屋半間而已。好在函授。無人見之也。

主任 冒當時有名之士。教員亦復多爲當世有名之文學家。或製造專家。

附則 本校有未盡騙法之處。倘蒙海內斂錢大家。有以教正。則臨時改正。或添設。幸甚感甚。

騙錢函授學校長滑頭麻子訂

◎致富傳習所招生啓

蓋聞衣懸鶉結。戚族蒙羞。被臥牛衣。室人交謫。是以陶清節有乏家之詠。韓退之以送窮爲文。斯豈貧賤之累人耶。蓋欲富貴而不得其道耳。本所同人。存心利物。讀史遷貨殖傳。別有會心。視泰西經濟家。

殆無愧色。憑大力以回天。矧積富之稱窟。苟擔簦而枉顧。當倒屣以相迎。導以津梁。傳之衣鉢。吹牛拍馬。異曲同工。狗苟蠅營。從心所欲。或僞託義舉。標善根之頭銜。或藉口育材。邀學匪之聲譽。識黃鬚碧眼之兒。介外債扣回九五。置蜂首蛾眉之伎。裝排場管領三千。作龍陽之模範。婉轉隨人。販豬仔爲生涯。經營好手。望切問聞。活神仙不殊扁鵲。巧佞卑諂。丫姑爺豈讓張彪。削地皮而捲包袱。敲竹槓而砍斧頭。循是以行。自收後效。從此華屋朱門。大洒肥肉。甘爲怨府。兼有勢榮。武帝之錢朽。貫祖白稱朱。孟珠之金滿堂。欄牛圈鹿。然後知猗頓之貲擬王公。原非無術。婦清之利擅巴蜀。未足爲奇也。謹佈大綱。以告同病。其他妙法。尙待及門。謹啓。

地點 覺迷津畔本所。

資格 (甲)貧無立錫者。(乙)面厚骨輕。身段卑下。口齒伶俐者。

投攷 不拘時日。凡合格者。在本所報名。並閱看章程。

試驗 隨口問答。檢查身體。

學費 不取一文。但畢業後。歲納所得百分之三十於本所。以二十年爲限。

官與妓之比較

從古熱官好言歸隱。自來名妓喜說從良。兩句對偶天然。比喻確當。惟官與妓相同之點。不僅此而已。茲特戲列一表。以供諸君一粲。

組合之比較。官場。花叢。

名稱之比較。大人。信人。

機關之比較。衙門。堂子。

形式之比較。官派。審風。

職業之比較。金錢主義。皮肉生涯。

義務之比較。出差。應局。

權利之比較。刮地皮。敲生頭。

手段之比較。拍馬屁。灌米湯。

口氣之比較。來呵。來舍。

爪牙之比較。狗黨。龜奴。

依附之比較。上峯。熱客。

面子之比較。金徽章。銀牌子。

倒運之比較。褫職查辦。押捕候究。

眼光之比較。歸隱。從良。

改良新食譜

癩蝦蟆吃天鵝肉。啞子吃黃連。鄉下人吃蓋碗茶。

恩客吃私菜。牢犯吃苦頭。

大蟲吃小蟲。宋江吃屎。句踐吃糞。

劉崑吃瘡痂。大塊頭吃弗落。

小流氓吃官司。孟婆亭吃迷魂湯。

天狗吃月。急色兒吃春藥。五花洞吃唐僧肉。

表老爺吃鼻煙。賈寶玉吃胭脂。

陳寶吃死人腦。忠厚人吃大虧。

閻王請客吃燒酒。膽大吃雷。

蒲關吃人醋肉。大老婆吃醋。

以物喻官

二十世紀之大舞台。無奇不有。中國官場之現象。亦無奇不有。謂予不信。請比喻之。

搖尾乞憐。逢便媚人。但知乞食。不顧廉恥。是中國之官比狗。

有隙即鑽。聞腥趨集。是中國之官比蒼蠅。

上司送官。屬吏橫行。是中國之官比螃蟹。
頭大如斗。眼小如豆。是中國之官比大頭魚。
挖地成穴。儲蓄豐盈。是中國之官比倉老鼠。
能屈能伸。不懼污穢。是中國之官比曲蚓。
能言能道。辦事無才。是中國之官比鸚鵡。
見利忘義。張口噬人。是中國之官比狼。
張牙舞爪。氣燄逼人。是中國之官比虎。
見硬卽回。藏頭縮尾。是中國之官比蝸牛。
身體輕便。能媚能驕。是中國之官比猴。
昏瞶善睡。見食則醒。是中國之官比貓。
無聞無見。冥頑不靈。是中國之官比殭石。
公文書牘。自稱樗櫟。是中國之官比朽木。
嗚呼。動物歟。植物歟。礦物歟。中國之官兼而有之。世之博覽會中。珍奇羅列。百物條陳。吾以爲不如陳

一中國之官。

●特約無線電報

鄉人看戲竊茶壺以去。迨查出時。鄉人堅謂戲單上明明寫有茶壺每把小洋一角字樣。不然。一撮茶葉。一壺開水。難道要售洋一角嗎。

某家新雇一呆僕。其主人囑往喚一黃包車。僕遍相各車。均未有黃色包圍者。後見一捉狗車。大喜。以爲是真黃色。而四面包圍者。奔告主人。大遭訶斥。

(馬路專電)

有某女客坐轎。適在轉灣處。有一人騎驢子冲來。一時讓避不及。致將驢頭撞入轎中。某女客之袴下。女客大窘。

(蘇州專電)

城北某婦人。懷妊十四月。舉家均謂其將生貴子。孰意於前日腹內大痛。濁氣下洩。纍纍如連珠。砲使便之大腹。已消歸烏有。

(城內專電)

某學生素精算術。一日行輕路側。適一時髦女郎。亦由此處經過。兩不相期。誤撞滿懷。女郎卽破口大罵。而某生亦不肯稍讓。但聞其所罵之語。無非代數三角幾何八線等語。

(罵路專電)

有甲乙兩人。至某外國雜貨公司購草帽。甲頭甚大。而乙頭甚小。各携之而去。孰知兩帽已掉。差乙頭。

而帽大塞紙條無數。甲頭大而帽小。頂於頭上。甚覺難看。

(馬路專電)

某日狂風大作。馬路轉角圍聚多人。哄傳有一麗妝婦人。忽爾倒地。翻身滾入電車軌道。被某號電車碾過後。由某甲携去。該婦人已聲氣全無。惟面色如常。其右手所撐之繖。尙堅持不釋。(馬路專電)

某富家子。新娶一侍姬。以金鋼鑽繫成胸飾一朵。價值數萬金。已借得待父天年之借款數十萬金。

(馬路專電)

某妓館近因財政支絀。特派調查員數人。分往各處偵探頭等瘟生。以便設法補助。(妓院專電)

洋裝衣着店窗中。有蠟製之男一女。鄉人詢問何意。有人答爲此係外國土地公土地娘娘塑像。

(馬路專電)

有一着西裝之少年。在城隍廟內求籤。或謂觀其跪地搖籤筒之狀。實爲創見。(城內專電)

某君初游申江。入盆湯試浴。熱水管遽無法可閉。水溢盆外。熱氣散布滿屋。倉皇失色。身受熱傷。其勢頗重。

(馬路專電)

某挑夫於前日午睡。忽從床上躍起。挑水數担。已復就臥。及醒後茫然不知所以。(無錫專電)

有鄉人初至上海。不識汽車。告人謂有一物焉。疾馳於馬路。時發怪聲。並放臭屁。實屬可厭之至。

第二編 小說海

(馬路專電)

天宮偵探案

有一天，玉皇大帝步上靈霄寶殿。正在朝見那十洲三島的神仙。這當兒。忽然聞得一股極惡濁的氣味。從殿底下直透將上來。不一會。便臭得了不得。看看左右兩旁的神仙。也都把個鼻孔。用手指緊緊的掩住。不敢放鬆些兒。東倒西歪。不成個樣式了。玉帝心上很奇怪道。我這裏是最清淨的地方。那裏來這股臭氣。就立刻傳令值殿神將。四處找來。四神將找了許多時。上殿復旨道。十八層的天庭。都找遍了。全沒有一些兒形迹。玉帝縐着眉頭道。這便怎麼。難道這臭氣是下界冲上來的麼。托塔天皇使啓奏道。那很容易。只消待臣打開南天門一瞧。便知分曉。玉帝點頭道。是托塔天皇使下殿去。果然命人把南天門大開。誰知不開猶可。一開了時。但見下面一陣陣似綠非綠。是黑非黑的濃煙。熱騰騰地直冲進南天門來。幾乎把箇天王衝倒。連忙叫關也關不住。已經氤氳氳氳的進來了。這時候。殿上也更臭了。天王忙上殿覆旨道。不差。不差。這正是下界冲上來的。玉帝便道。諸卿試研究這股惡濁的氣味。究竟從什麼地方發生的。那時大家一時也想他不出。雖有的說莫非下方開了戰事。沙場上死的

人太多。現今天熱。或是屍骨腐爛來的。也有說莫非瘟疫流行。或是死人棺材裏面生出來的。也有說莫非是地方出了毒蟲蛇蝎的。紛紛議論。都不着實。玉帝道。有了。何不命李淳風袁天罡二人來。叫他推算推算。二人來了。閉目掐指了好一回。口中唸出四句話兒道。圓裏成方。暗裏發光。世情顛倒。以臭爲香。再問他時。便道。陛下要知其詳。總須得個眼明手快的人。下凡去偵探一回方好。玉帝問道。但不知何人可以去得。李淳風道。孫悟空最爲合格。因他手裏降伏了許多妖魔鬼怪。是飽經憂患的人。得他去纔不誤事。玉帝依言降旨。着孫悟空下凡。悟空當下領旨。把一手抓着他後腦。自言道。這事却老大不容易。况現時比不得唐朝了。恐怕中原地方。比那西方路上。還要難走幾分。須得提提防一二纔好。說着下殿去了。

當下齊天大聖。便駕起一個筋斗雲。睜開一雙火焰金睛眼。用手遮住陽光。往四下裏一瞧。但見大地上的。人來來往往。不知爲了怎麼事。却各處成千成百的做會兒。似乎很忙的。更隱隱聽得有一種哭聲。順着風兒吹送到耳朵裏來。大聖心中詫異道。怪哉此聲。胡爲乎來。莫非與偵探的事。有些兒關係。我便要從此入手了。遂忽的落下雲頭。一路上依着哭聲尋去。却早遠遠望見一座古廟。那哭聲就從這廟裏出來。大聖猜道。想是這裏和尚窮得沒飯吃。所以哭的。及至走進廟門。四下望去。沒有一個和

尙抬頭一看。却有一位神道坐在上面。張着大口發笑。大聖納罕道。分明聽得你哭。怎見了時反笑。說未完哭聲又起。再一回頭。方知剛纔哭的。不是這個笑神。只見左廊下。另有一個神。前面香火全無。連神座都毀壞了。獨自冷冷清清。淒淒慘慘的。挂着兩行慘淚。在那裏哭着。大聖隨即奔上去問道。你老人家何故悲傷到這步田地。那神便長嘆一聲道。唉。說也可羞。我乃文昌神是也。向來國人優秀的士子。待我何等鄭重。那一處不是花香供料。養我不料近十年來。忽然倒運的。了不得。人人把奉我的誠心。都獻殷勤到那邊財神去。卽如這座廟兒。起先原是我的。後來地方中添進一個財神來。反客爲主。倒逼我讓位與他。竟把我搬到這廊下住着。已是局偏不堪。可恨天天進來燒香的人。又只是向那正座前頂禮。我這邊連殘香劃燭也討不到一份。炎涼如此。你想我能不傷心麼。大聖也點頭歎息道。難怪。但老孫有事在身。不能細談。把手一拱。便掉頭出去了。

大聖既別了文昌。又行了幾十里路。看看到了一個所在。但見上面有黑魃魃的氣。罩住一所大屋子。有千百人出出進進不斷。三三五五的議論價錢。大聖忖道。這裏原來是個大市場。有偌大生意。但不知裏面賣買些什麼貨。待我進去。廣廣眼界也好。不料走到門前一張。剛巧觸着一大陣臭氣。連忙縮回幾步道。不是老孫有些本領險些兒被他臭去五百年道行了。再抬頭一瞧。見那牆上有張揭帖。上

面寫着什麼「選舉投票處」五箇大字。大聖看了，莫明其妙，想找箇人打聽打聽，怎奈其人又都身有奇臭，不可嚮邇。後來遇着一偶老人走過去，衣冠雖則襤褸得狠，却倒沒有臭氣。大聖問道：「狠好，上前唱個肥喙問道。」老丈道：「此是什麼地方？那些進進出出的人，究竟做些什麼事？」老人道：「此地名鮑魚市，莊周南華經上所稱的逐臭之夫，便是此地居民的始祖了。那人民以臭爲貴，諸臭中尤以銅臭爲尊。今天爲此間選舉之期，所以金錢的運動，愈形忙碌，其氣味便愈覺奇臭。老漢外方人，原不與其事的大聖拍手道：「是了是了，原來銅臭薰天，我的偵探事業，就此可算完結了。」便卽一個筋斗，翻轉天宮裏覆旨去。

黃金孽

貫碧霞，吳郡人。父爲巨商，長袖善舞，積資甚裕，富甲一鄉。惟秉性奇吝，平生視金錢似命。此外若世界上無足重輕。母徐氏，出自名門，精翰墨，工刺繡。夫婦年逾不惑，僅有掌上一珠，以是愛逾拱璧。碧霞少卽艷慧，母教之讀，七歲時已能朗誦唐詩數十首。其母每撫之而喜曰：「生女如此，以娛晚景，遠勝生男多矣。」有林生劍吼者，碧霞之中表親也。父以孝廉出宰，久遊宦海，政聲赫濯，素爲當道所器。光復間，以政治不良，灰心政界，遂息影家園，不復作出山之想。吟風弄月，以期頤養天年。時劍吼尙幼，與碧霞同

塾讀書。兩小無猜。天真爛漫。庭到鬪草。花下藏迷。已有憐我憐卿之態。逮至歲月若流。劍吼與碧霞俱長。遂肄業於某某兩學校。成績斐然。爲兩校冠。星期假日。一雙可喜兒。輒把袂園林。讀書燈下。兩家父母均爲解顏。或曰此吾家千里駒。或曰此吾家不榆進士。旖旎光陰。幾占盡人間幸福矣。無何好境難長。劍吼之父。忽而病逝。母氏以暮景衰年。痛夫悲切。未幾相繼棄世。傷哉劍吼。其何以堪。且其父雖奔宦。宦海有年。而身後蕭條。祇剩得明月一襟。清風兩袖。既無伯叔。終鮮兄弟。煢煢孤影。寂寂雙棺。這是走無告之劍吼。不得已乃寄居舅氏焉。

人情蜀道。世態秋雲。所素抱金錢主義之舅氏。天良喪盡。對此孤苦之甥兒。頻加白眼。甚至妄施斥責。顧壯志如劍吼。豈甘仰人鼻息。未幾適有父友函招。遂忽然以往。碧霞自劍吼去後。每值閨中人靜。月落黃昏。傷心之淚。無日不暗彈於枕簟間。詎造物忌才。天演公例。紅顏薄命。今古同然。碧霞之母。夙有心疾。不啻風燭殘年。一日病發。竟悲怛化。而碧霞傷心痛哭。自不待言。乃父以中饋失主。家政誰操。遂續娶王氏爲室。王氏性狡悍。自歸貫門。卽妬視碧霞。陽似和霽可親。暗實銜之刺骨。於是薄命之碧霞。乃飲泣吞聲。無日不在憂患中度活矣。王氏有姨甥名玉山者。純袴子也。其父以販土暴富。擁資巨萬。玉山性淫蕩。黏花惹草。無所不爲。而揮金如土。悻入悻出。彼蒼蒼者或非無意。乃喪心之王氏。尙慊慊

其夫爲碧霞撮合。譽言沈子品行之若何端方。家資之若何豐富。歷歷如繪。碧霞之父。固愛財若命者。此一段惡姻緣。遂卽搆成。然碧霞尙未知覺也。

一日。乃父欣謂之曰。兒。汝知余擇得佳婿。沈生乎。沈生富且慧。得婿如斯。不辱吾兒身分矣。言次。吃吃作鶯鶯笑。碧霞聞父語。如迅雷擊頂。晡半。始淒然泣曰。父乎。豈不憶母氏在日。已將兒終身許於劍哥乎。爲日非遙。言猶在耳。何忽欲背之耶。其父曰。口頭婚約。豈足取信。且劍吼王孫式微。存亡未卜。汝豈甘棄玉粒而食糟糠。舍錦繡而衣敗絮乎。碧霞噉然應曰。此固兒所願也。其父怒曰。賤婢不識時務。余祇知富貴爲人生要素。他所不知也。言訖。憤然去。碧霞知大錯已成。無可補救。欲以事達劍吼。又無從遞函。誠所謂三生舊約。憑誰寄。一病相思。直到今。惟有茹痛含恨。藏之心坎而已。一日。忽獲到劍吼書。驚喜並集。乃展讀其詞曰。

碧霞妹鑒。別來無恙乎。寒暑屢更。一日三秋。寸心千里。比維綠窗靜繡。畫閣清吟。闌裏晨昏。定多佳况。劍自稅駕滬濱。瞬經兩載。而人海滄桑。枝棲未遂。所以遲遲不告妹者。恐傷妹心耳。奔走天涯。欲博蠅頭微利。孰意崎嶇蜀道。難若登天。鄙薄人情。誰爲援手。嘆天涯之淪落。感客况之蕭條。舉目無親。隻身有影。此情此境。消受何堪。每一念及。輒不禁熱淚涔涔也。迺者。鰥生有幸。棲得一

枝主賓相洽。已越數旬。夙夜沈思。擬以報妹。所恨寄人籬下。嫁線牢牽。安得陡生雙翼。歸來與妹把臂。細訴相思之苦。今喜已准請假。將掛征帆。寄語玉人。毋勞遠念。千萬珍重。餘容而罄。

天街人靜。萬籟無聲。碧霞閱書後。凝思有頃。握管裁箋作答。語語痛楚。字字酸辛。一幅斷腸書。祇有兩行血淚。已與墨痕俱化。時碧霞已病。且甚。越日咯血升餘。一縷芳魂。竟離軀壳。溘然而逝。劍吼得耗。驚痛欲絕。遂星夜馳歸。椎心一慟。揮淚欲枯。未幾竟亦投繯以殉。嗚呼。生不能爲比翼鳥。死當化作連理枝。若劍吼之與碧霞。皆碧霞之父害之也。

再醮之老寡婦

徐媪年望六而夫。朝夕向靈前掩而嬌啼曰。一對好鴛鴦。忽被無情棒打散。伶仃孤苦。將何以堪。聞者皆竊笑。而啼聲益高。子婦婉諷之。弗顧也。

數月後。媪哀思漸減。而春情乃生。顧自念年老色衰。誰家多情種子。肯憐取明日黃花者。媪由是於修容之法。日加研究。化裝之物。纖悉靡遺。

媪面已早現雞皮縐紋。乃調粉以填平之。髮之白者。或染黑。或用烟灰厚塗其處。每晨雞唱。卽起梳粧。及其竣工出房。則日將午矣。

媪居常喜對鏡。時時左右顧影。輒自詡曰。老徐娘丰韻固自在也。東鄰少女。見者魂銷。自我視之。殊未必佳。蓋急色兒多無目者。如老娘顏色。固非尋常俗眼所能賞識也。

日者薄暮。媪方倚門小立。作顧盼狀。一老翁過之。鬚髮咸白。而衣服麗都。遠望之。殆如裙屐少年。目注媪不瞬。媪急斜轉。其將澗之秋波。以承迎之。且啓其已癩之櫻桃。向之嫣然一笑。蓋媪之倚門。爲其故態。而今日始博得此老翁一盼。殊深知己之感也。

翁時方喪偶。謀續弦。而遠近無肯以息女字之者。旣遇媪。謂其多情。訪知其新寡。遂遣媒說合焉。媪聞言喜甚。不假思索。避諾之。其子泣諫曰。母有夫兒無母矣。媪怒曰。不肖子。胡拂而母意。我當日嫁而父時。豈亦爲兒輩計耶。其子不得已。旋以凱風之詩。化作催妝之賦。媪心乃慰。屆期。諭其子曰。兒年長。不母可活。我年衰。不夫將死也。遂除縞服。着紅裳。登輿而去。

兩個新人。盈盈交拜。紅燭光中。一對白頭。相映成趣。一時來賓賀者。盡謂二老。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自是天生佳偶。但願閨羅寬假期限。俾得享團圓之樂。諧百年之好。且有以老當益壯。爲翁祝者。有以老蚌多生珠。爲媪祝者。喧笑一堂。夜闌始散。

洞房春曉。香夢乍回。翁低聲語媪曰。畢竟晚霞彩色。尤麗朝霞。黃梅熟味。不讓青梅。卿果何術。而乃有

此媪微笑曰。妾故夫業醫。常教妾以攝生之秘。因謹守而習諳之。所謂晚成之大器也。翁信之。以是益敬愛焉。

媪自嫁翁後。衣食居處。十倍於前。自慶得所。作驕人態。而鄰里則多訕笑之。謂其靦不知羞也。一唱百和。惡聲漸入媪耳。媪殊不介意。一笑置之。明日。乃置酒徧召里中父老。三巡後。媪遂有絕大之議論。自發表。

媪謂衆人曰。諸君飛短流長。以妾之再醮爲笑柄。不知妻之於夫。猶臣之於君。今朝中大老。何一非前清遺老。彼袞袞諸公。皓首窮年。猶屢屢欲攀龍附鳳。獨不許老婦兩度諧鸞耶。衆默然相顧。唯准而退。旋其事聞於某村一老冬烘。冬烘顛頭捋髭而笑曰。婦言是也。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使老婦易釵而弁者。固儼然當代識時務之俊傑也。

一個擺渡者


張擺渡無錫人。少孤貧。性殊聰慧。雖一伶仃孤苦之可憐兒。而落落不與羣童伍。年七歲。村塾師器其才。乃授之學。憫其窮困。旣免其脩。且給以膳焉。因是張擺渡無凍餒之憂。得壹志於學。不期年。而師又病歿。村館於是兼顧乏人。復如東風之楊柳。飄泊無定矣。噫。

擺渡有兄曰張天錫。業農。頗友愛。妻王氏。潑悍而有力。遇擺渡無異眼中釘。時時撻楚之。蓋婦人器量狹窄。見擺渡幼稚而不事家人生活。故惡之。天錫固陳季常之流亞也。聞東河獅子吼。早已潛伏無人。色雖愛其弟。莫敢助之也。

張擺渡以不堪嫂氏之蹂躪。出食他方。而年正齟齬也。里有李七者。某航船之主也。常往來於蘇錫之間。時輪船火車未盡通行。凡往來於蘇錫者。莫不賴之。故生涯尙稱鼎盛。見張而憐之。遂引爲船夥。教以搖船推梢執槳諸事。而擺渡暇則啣唔咕畢。理其舊課。棲住有枝。噉飯有地。甚安之。主人以擺渡能勤慎厥職。亦頗倚重。會海禁大開。文明日啓。輪船火車。亦因時勢而增設。優勝劣敗。天演公例。航船大。利盡爲所奪。船主歇業。張乃出資賃一小船。常往來於某河港口。渡過客。逐蠅頭利。以養其身。有餘。則以施之殘疾無告者。常曰。我雖短褐不完。然差可溫飽。若回頭看。則不如我者。尙在林滿林在谷滿谷也。烏可坐視不一援手哉。嗚呼。似此存心。宜其有善報矣。

一日爲除夕。張盡以所得。分散於窮苦無告者。曰。我子然一身。爲天地之贅。獨樂不如衆樂也。然則擺渡其果樂乎。鶉衣百結。遙立船頭。飽喝西風耳。時逾深夜。聞隔岸呼渡甚亟。移舟往視。則一少年步行。欹斜喘息不已。似身負重病者。上船少頃。卽寂然。及抵岸。呼之不應。推之。應手而倒。撫其肌。冰矣。乃大

駭。懼天明爲人所見。執告有司。受官刑。遂送屍荒塚而埋焉。舟至半途。梗不得進。似爲物所攔。乃入水探之。有巨纜一。橫亘船尖。纜之兩端。各繫一巨甕。出視之。則盡金寶也。可數十萬。蓋盜贓也。恐事發。故藏於是河。以掩人耳目者。馮擺渡於無意中得之。大喜。明日遂棄所業。厚殮死者。力行善事以終焉。今好事者過其地。尙載手指曰。此張擺渡昔年泊舟處也。

 謀妻

辯利司擁其愛妻雪梅史。並坐沙發榻上。頻吻其頰。顛聲言曰。吾愛。吾祖國之亡。將在目前。吾儕將同爲強國之奴。吾與爾閨房之樂。恐不能久享矣。爾不聞砲聲隆隆。德意志之兵。漸迫京城乎。語至此。雙眸炯炯。相對默然。若不勝其憂戚者。旣而忽發其嚴厲之聲。曰。吾國民不肖。吾國之所以日弱。皆由吾國民日擁愛妻。而無愛國心所致。愧予顛愚。未能免俗。予至今始知國之不保。嬌妻亦不能久擁。自明日始。余決離吾愛。爲祖國効力。前往殺敵矣。吾愛其以予志爲可嘉。而壯吾行乎。雪梅史聞言。深蹙其額。顧辯利司而答曰。郎言誠是。妾何敢以兒女柔情。短英雄壯氣哉。雖然。郎往投軍。不啻視妾爲仇。豈郎忘妾之身爲德意志上帝所賜乎。郎欲殺敵。請殺汝愛可耳。辯利司聞之。心既墮不自安。久之始復其常度。以至勲懇之顏色。慰其妻曰。吾愛。爾國籍固德意志產也。然爾旣嫁予。爾終身已屬比利時矣。

德意志滅。吾愛身在我國。仍能享其自由。若比利時亡。則吾與爾同爲人奴。之不暇。爾何不一思及此。豈吾愛必欲予爲亡國民乎。言已。鐘報十二夜過午矣。乃各悄然歸其寢處。

翌日。辯利司草草整裝。別妻就道。辯妻雪梅史。猶在旁方阻。辯利司不顧而去。知其愛國心熱。已達於極點矣。一日。抵墨奇地。距北京城約百英里。爲比利時第一要隘。故比軍之駐紮是地者。不下百十萬。然德意志雄兵勁旅。長驅直入。亦大有席捲囊括。會師北京之勢。於是比國震動。內外戒嚴。亟下令徵兵。以爲後盾。辯利司乘此時機。投身行伍間。日夕練習。期月而成。野戰於國郊。勝敵數四。積功擢至中將。

月之某星期。主客兩軍。相約休戰一日。辯利司因別雪梅史久。征夫遠道。偷閒作家書。述其從征始末。信筆所至。偶涉及軍事設備之種種。詎雪梅史得書。因不利己國。亟將辯利司所報軍情中之祕密。一電告諸德皇。德皇卽以之轉詳前敵各軍。於是而比軍之策。著著失敗。全師幾沒。辯利司怒甚。乃嚴偵洩漏軍事之人。久之不得。無意檢查電局。得雪梅史致德皇電碼一頁。始悉乃妻所爲。遂立拿鞠訊。直供不諱。因治罪下之獄。爾時辯利司愛國心熱。軍法所在。不復能顧伉儷之私情也。

時當一千三百另五年。國皇病歿。德軍勢失。於是兩國又提議調和。各釋俘虜。言歸於好。雪梅史因亦

被釋。瘠利司乃解甲相偕歸里。卿卿我我。仍爲其夫婦如初。

酒家兒

疎榻皓月。萬籟俱寂。惟籬落間彷彿有人影。發朗朗書聲。林間小雀。聞音相率振翼爭鳴。一若厭此聲。擾其清夢者。顧讀者興味方濃。吟咏徘徊。聲乃罔已。俄聞茅屋中老嫗。發其枯澀之喉曰。祥兒。祥兒。夜深矣。曷弗睡。秋露可畏。毋貽我憂。明朝讀。庸何傷。祥兒唯唯。

去昭陽城東里許。有綠楊邨焉。傍林面水。有茅屋三楹。懸一角酒旗。夕陽西下之時。人聲頗嘈雜。店中老叟。笑靨迎客。故人咸樂來此。一沽佳釀也。老叟王姓。夫婦二人。設酒肆以度日。晚年舉祥兒。愛若掌珠。祥兒性頗慧。聞鄰童讀書之。頗琅琅上口。一日謂叟曰。阿爺何時令兒入學耶。叟家境本不豐富。以愛祥兒故。不忍拂其意。遂勉籌學費。令就學於他村胡氏小學焉。

祥兒就學。恆朝出暮歸。翁復爲製小木盒一。內貯飯菜。朝携以俱。至午由校中庖役代爨。蓋如斯者。匪祥兒一人也。祥兒故聰慧。讀又彌勤。試輒冠曹偶。隣右咸嘖嘖稱之。叟夫婦樂乃無涯。笑每不能合其吻。鐘鳴五下。則立扉旁盼祥兒歸。設遲片晌。則必默念曰。胡不歸。得無有他事耶。好事多磨。祥兒失意之事。接踵而至。翁體素健。一日忽得心痛病。勢甚危劇。祥兒與母終夜侍疾。未敢

稍離而卒不見起色。延十餘日。竟棄其老妻。與可愛可憐之祥兒。而西逝矣。祥兒呼天搶地。欲哭無從。不得已輟學歸家。助母料理喪務。衣棺佈置。均井井有條。翁既故。肆因之閉。生計日窘。祥兒不得不別求生路。而失學一事。則良所不忍。乃以半工半讀請於母。適翁故交徐三。聞其事。遂薦兒於某報社。充走役。月可得六洋。兩口之生計以贍。祥兒於奔走之餘。復入某半日學校。勤讀不輟。校中嘉其志。憫其窮。遂停收其學費。祥兒暇時。手未嘗釋卷。首節所述。蓋祥兒秋夜之良好生活也。

第二編 董狐筆

鐵兒警奸記

胡鐵兒。浙人也。精少林術。性好俠。輒劫不義之財以濟貧。受其惠者。頗不乏人。故人皆尊之曰胡俠士。有曹某者。金陵人。宦於皖。貪吏也。任滿。擁載民脂民膏而歸。方期藉此以作終養計。不意事被胡鐵兒偵悉。乃俟於錢塘江畔。暮色蒼茫時。一巨舟乘風破浪而來。鐵兒知爲曹。乃縱身一躍。獨足立於桅杆之上。船身頓重。沉入水約四五寸。舟中人咸惶駭失色。環跪於下。曹尤戰慄不已。片時驚魂稍定。強問曰。壯士欲何之。我等皆經商者。襍被之外。一無長物。乞壯士垂憐。放我等行也。鐵兒哂曰。素仰大名。如雷灌耳。某在此迎候已久。請勿假惺惺作態。速將浩孽錢獻出。否則勿謂某之无情也。言訖。拔劍旋舞。

白光四射。曹知不免。不得已出其所有。陳列於船頭。鐵兒始一躍而下。負於肩。踏水面從容而去。曹於是銜之入骨。思有以報。抵家後。貨其產。厚賂上司。得官於浙。適遇盜案發生。乃誣鐵兒爲首。偵騎四出。拘捕。復加懸賞通緝。奈官兵雖勇。難捕奇俠之士。事隔一月。毫無蹤跡。曹頗快快。一日。署中忽傳曹令及夫人。夜間辮髻俱失。一短劍直刺牀沿。深入寸許。劍柄鐫有胡鐵兒三字。並函一封。斥曹惡跡。囑其解職。未三日。曹果理裝行。夫若婦均首如飛蓬。狀殊狼狽。見者無不譁笑而揶揄之。曹從此遂不敢問津宦海矣。

雌虎縵首記

白雌虎者。山東濟南白姓女郎也。幼失怙恃。不得已乃往依舅氏于寧垣。性蠢且悍。動輒違舅氏訓。對於他人。稍有不遂意者。更呵叱謾罵。無所不至。以故人多以雌虎目之。貌尤奇醜。而終日抹粉塗脂。畫眉櫛髮。嘗倚門而立。搔首弄姿。以自詡其美麗。一日。有一偉丈夫。軀幹魁梧。偶經其門。見白氏遍頰赤脂。疑爲操神女生涯者。卽以褻語戲之。白氏非惟不加斥逐。且交相諧謔。翌日白卽失蹤。閨中什物。亦席捲而去。情人尋覓。杳無蹤跡。蓋已隨所謂偉丈夫者。鴻飛冥冥矣。偉丈夫固某山之盜魁也。混號山中虎。得白氏。遂以爲壓寨夫人。白氏旣爲女盜。形骸益放浪。大醉後輒選年少之盜伙。私與之狎。蓋山

中虎下山劫掠。恆累夜不歸也。久之山中虎又劫一婦入山。以致棄新厭舊。與白氏時相勃谿。白氏亦覺山中虎爲己之障礙。竟於夜間將山中虎殺死。而偕所歡之盜伙逸。寧垣舅氏家。且歷述往事。以誇己能。舅氏見其爲盜。恐累及己。迺密與婦商。擬縛而獻之官。不圖己爲白氏所竊聽。竟將舅父母雙雙謀斃。與盜伙昇之自後戶出。擬棄於荒僻處。出門未數步。適爲公差所見。卽捉將官裏去。嚴刑訊究。均直認不諱。照律應處白氏以副刑。盜伙處斬。然每及刑期。必風雨交作。續定三次刑期。均如是。某日天氣晴朗。卽將白氏暨盜伙縛赴刑場。方及羊市橋。縣宰乃飭卽於羊市橋行刑。白氏遂未處副。

俠丐求粟記

俠丐。河南開封人。已忘其姓氏。父爲長官。富及中人。值黃河崩決。洪水爲災。俠丐遭難。幸於茫洋之中。覓得一木板。隨波順流。始出於險。然囊空如洗。無處安身。遂流爲丐。面目黧黑。衣服檻樓。手持瓦鉢。一破蓆。一游蕩於市場之中。乞食於富貴之門。以果其腹。第秉性豪挾。見人有爭鬪事。必挺身出而排解之。故人稱之曰俠丐焉。是時境內洪水泛濫。居民逃避高原。田禾牲畜。淹沒無存。於是待食嗷嗷。俠丐雖出險。而心不忘災。當是時。富貴之家。多不欲施粟米以賑災民。於是俠丐招同伴數十人。削竹爲刀。擧衣爲旗。索資於富家。弗願者。攻之。富人懼其威。乃任厥取攜。一日。某士子方溫習書齋。忽聞叩門聲。

甚急。啓而視之。則俠丐也。問其故。揖而言曰。北方水患。災民遍野。乏衣缺食。慘不忍觀。我今來此。非爲別故。求賜粟米。以救災民而已。士子驟聞之。正在沈吟。突見彼手握閃爍之匕首。瞠目視士子而呼曰。汝欲生乎。抑欲死乎。家人見而大驚。不知所措。士子乃正色而言曰。欲生如何。欲死又如何。俠丐曰。欲生。卽將粟米若干交出。否則刀下無情也。士子大嘉其義。婉語勸之。置酒饗之。並與以粟米數包。以救災民。俠丐大謝而去。士子乃長歎曰。古今豪俠之士。出於窮困一途者多矣。或則徒恃其力。以武勇犯禁。不足成義俠事。若此丐者。誠足稱矣。

漁女鍾情記

漁船女子阿英。安徽休寧人。生時父母不欲舉。爲漁船某嫗乞歸。撫之將爲童養媳。阿英至十一二齡時。姿容明媚可喜。性又極慧。能得嫗之歡心。故嫗頗鍾愛之。不令作船上生活。又數年。嫗稍裕。另置一舟。使阿英守之。而自與其子駕舊船。出以謀食。蓋以其子亦將弱冠。故令遠之也。阿英之船。適泊東門河旁。東門爲閩閩繁盛之地。城西有程生者。丰神楚楚。少嘗學書。中更喪亂。遂棄儒而賈。設肆於休寧之東。每當晨夕。居樓而讀。日以爲常。阿英之船。適在程生樓下。聞生讀則亦起。臨波掠鬢。照水更衣。生數見之。不爲奇也。某年盛暑時。生散步河干。見阿英方倚篷刺繡。不加修飾。而冰肌無汗。艷麗天然。始

大驚異。駐足凝眸。女亦仰目注視。梨渦微暈。生揖而前。似欲有言。女靦然曰。君非樓頭晨誦者耶。生曰。然。向未拜訪。今得一面。亦三生之幸也。女嫣然笑曰。此非君咬文嚼字之地。往來人雜。甯弗畏多露耶。生遂登其舟。自隱於蘆箔之內。長跪而請。願自附於婚姻。女笑曰。君真無賴矣。儂爲船媪童養媳。君甯不知之。生哀之再三。但求一親薈澤。死且無憾。女不忍固拂其意。以手引之起。遂相燕好。數月後。女忽乘隙召生至舟。泣而告曰。君害儂矣。春風一度。竟種孽根。告亦死。不告亦死。今請君來。速爲儂計。生亦相持泣。既而曰。無已。其亟以情告媪。倘媪肯捨卿。則其子娶婦之事。吾當任之。女以爲不可。曰。三十六着。走爲上着耳。媪前儂何能自達其情耶。生遂賃宅於某村。迎女居焉。媪覓女不得。生因使人微告之。故而啗以重金。媪歎曰。吾固疑此女太艷。乃尤物。非舟人子所能堪也。受其金而令仍以母女往還焉。

異草引犀記

龍華塔爲滬上古跡之一。相傳塔傍昔年有一荳腐店。一日。荳腐中忽生一草。異香撲鼻。清秀可愛。觀者麇集。咸不知主何朕兆。正紛擾間。適有某甲行經其處。某甲者。世俗所稱之識寶家也。既觀其草。願以重金購之。店主疑而問其何用。甲曰。是乃仙草也。鄰塔中有犀牛。如用此草。於破曉時至塔前引之。俟其出。折其角。角能分水。雖涉洋渡海。如履平地。誠無價之寶也。店主聞其言。示不售意。甲太息數聲。

折草葉數瓣而去。翌晨店主如甲言行之。果見一牛。昂首自塔中出。亟鋸其角。堅不能脫。草食盡。牛仍入塔中。店主懊喪而歸。越日。甲復經其處。店主縷告巔末。甲曰。君操性過急。以致事敗。明晨余姑以贖葉數瓣往取之。成敗固未能預定。君姑俟之。次晨甲偕店主同往。出葉引之。牛復出。甲從腰際取小鋸。可數寸。而光燦奪目。亟鋸牛角。應手而脫。牛入店。主盛稱其才識不置。甲謂之曰。此角固寶物也。烏得以鐵鋸鋸之。余鋸則黃金所製。君其觀之。店主唯唯。歸命店主貯水盈盆。投以角。果能分水。乃取之而去。店主亦末如之何耳。

義俠逐僧記

清雍乾間。號技擊者。神出鬼沒。遍大江南北。吳市有惡僧。自言少林寺僧。工拳棒。托鉢爲生。人或靳不與。輒以所携鐵胄毀其門楣。以故人莫遠之者。見其來。卽施與。倍他乞。有某生者。頗勇。以俠義名。怒僧所爲。俟其過橫橋。奪僧鐵胄。擲之河。僧大窘。故作鎮靜態。曰。誰家么麼兒。敢與乃公敵。俟汝三載。請知老彌陀技若何也。市人皆爲生危。生獨夷然。越數日。僧去他邑。生村三年期至。僧如大舉來。我將奚爲敵。因鬻產遊各邑。訪勇士。抵揚州。聞金陵大俠甘鳳池。設壇獻藝。因馳往觀。觀者已如堵牆。生夙聞鳳池爲天下技擊家。日莫壇畢。生長跪請爲之。徒甘不許。百拜乃受。歷年餘。盡得師技。便欲他去。甘尼其

行復年餘。技益大進。令師游汴梁。一日遇僧於塗。卽吳市求乞者也。僧請踐前約。期以明日在某寺會生諾之。明日日未上。生卽單身赴寺。僧預伏數人於佛龕中。爲後援。生漠然不爲動。因瀉衣抱殿柱置之下。曰。恐爲賊禿偷却耳。僧等已心懼。蓋殿柱木可數人圍。非數十人荷之不能。今生爲此。其力可知也。少晌。僧卽執矛直刺生。生承之以指。已退數十步外。佛龕中諸人相率下。皆執兵謀圍生而砍之。乃生從容不迫。舞拳數行。衆皆辟易。拜伏待命。至屏息不敢動。生笑揮之。名遂馳天下。

☯ 新娘自宮記

廣州市橋墟某宅。有女年十七。貌可人。而最令人注意者。則裙下雙鈎。纖不盈握。許字同鄉某氏子。洞房之夕。事有出人意者。蓋新婦實非女子。已爲新郎所識破。卽着人延女父至。大開交涉。時女已面無人色。坐床上發顫不已。姑探其下衣。確爲男體。疑其將男扮女。雖金蓮二寸。亦是矯飾。因脫履帶而視。則玉鈎盡現。足趾纖削如菱角。時女父已至。衆皆出房。女乘機閉門。將利刃自宮。痛極。倒臥榻中。女父及衆人破門入。見其下體鮮血淋漓。新郎復在榻側拾得一物。血肉模糊。始知其故。衆撫其體尙溫。卽延醫救治。醫精治刀傷。出藥止血敷創。復以止痛藥水飲之。約十分鐘。女面漸紅。繼且鼻息相屬。延至翌晚始蘇。父與姑詢其所以。女乃自述。於三月間。夜夢人手執雄雞。閹割後強置其褲中。驚醒後覺。

下體奇癢。既而肌肉豐滿。一夜痕止。則有物突出。視之。已變男體。時阿父在外經商。羞懼不敢告人。及阿父返。又不敢以情告。恐言之必無幸。欲逃遁。又以織足不良於行。昨夜竟爲夫所發覺。羞憤欲死。適見壁懸利刃。一時情急。竟欲自宮。以圖畢命。言已大哭。女父思其子已成廢人。且容貌聲音性質態度。俱不類男子。雙足纖小。放之亦見笑於人。雖男亦圖畢用。乃對親家曰。事至如此。倘蒙不棄。共守秘密。願出三百金。爲婿購妾。俾得嗣續。新郎憐婦遇愛。婦色復得置妾。一舉兩得。遂許之。三面議妥。衆乃退。後數日。婦精神完復。創口已結。疤痕翁姑即令其歸甯。而新郎亦居然登門作嬌客矣。

智兒擒熊記

鄉有馬熊。形如犬。體較犬高大。髮匪以後最多。鄉人云。髮匪到處殺戮。山野之間。屍骸狼籍。犬爭噬之。久則犬眼發紅。如瘋犬然。性既蠻野。體亦肥碩。遂爲馬熊。此言頗是。故髮匪之後。馬熊之多。幾爲人類之大敵。今雖撲殺殆盡。其數銳減。然尙未絕跡。此獸性殘忍。復狡獪。敢白晝出而覓食。恆伺人不備。掠取農家所畜之鷄鴨鵝羊等。向山中奔逸。至無人之地。呼朋引類。供其大嚼。其擒捉之法。巧而毒。凡雞鴨等必咬其咽喉。使不能出聲。以免人之聞而追逐。咬住後。首向背一舉。雞鴨之軀體。卽在其項背上。奔逸時非常敏捷。毫不爲雞鴨之軀體所拖累。其噬人亦然。見壯年男子。則不敢近。然亦不懼。僅緩緩

避去而已。若見婦女幼孩。則卽逼近而與之爲難。最可怖者。當婦孺在田間工作時。此獸恆潛至其後。出其不意。以前爪向其肩上一拍。不知者悞以爲人。回首一顧。卽被咬住咽喉。並將其身軀拋於背上。疾馳而去。迨他人覺察。已難追及。因此鄉間婦孺之遭其殘殺者。不知凡幾。一日有一兒。軀鵝一羣。至田間牧放。天微雨。兒披蓑戴笠。坐田邊。正在趁此餘閒。刈取薺菜及馬蘭頭等。以期向村中售錢一二十文。不期爲熊所見。熊意掠其鵝。不若噬其人。擒賊擒王。人被噬。鵝必盡爲所得。遂潛至兒後。向兒肩上一拍。兒知有異。急起立向前奔走。熊不舍。以兩前爪抓住兒之兩肩。兩後爪履地。隨兒而行。幸有笠與蓑爲兒之掩護。故兒一時不致被其所傷。馳數武。遇一澗。澗頗深。惟不闊。兒聳身一躍而過。熊不及防。跌入澗中。兒此時原可乘間走避。然兒以救在。鵝必不免。急翻身跳入澗中。以蓑衣裹熊首而抱持之。復大呼救命。因離村不遠。村人聞聲悉集。持械救護。兒釋手後。熊見人多。驚慌欲走。屢思躍出澗外。卒爲衆所困。不得出。俄而被一柴叉刺中腹部。又被一巨石擊中頭部。熊遂力竭而斃。鄉人權其輕重。得百七十餘斤。實爲此類獸中之巨擘。設非此兒胆識兼優。鮮有不爲此獸所吞噬者。雖然。殘忍狡猾。如此獸。而卒死于毫無抵抗能力之小兒之手。世之擁兵自衛。殘民以逞者。當以此獸爲殷鑑焉。

鑿破地球記

內興安嶺之南爲厄伯爾。北爲室韋山。層巒聳翠。疊嶂連雲。望之如潑米家水墨。奔放不可羈勒。又如讀太史公文。跌蕩有奇氣也。清宣統間。學究李某。夜過山下。忽見石壁上洞門大開。光明如白晝。趨視洞口。深不可測。方徬徨間。一赤鳥自洞中飛出。戛然長鳴。翱翔空際。移時入洞不復見。李念此鳥非凡。欲捕之。放步直入。行數十里。洞如故。空無所有。又十餘里。仍如故。興盡思返。忽聞笑語聲。微不能辨。再入里許。見石室數間。矮小異常。上集赤鳥多頭。仍前欲捕。適有二人自室中出。形容古怪。衣履甚樸。惟身軀不滿三尺。見李欲逃。李放胆追之。二人拱而立。李曰。汝等胡爲者。答曰。鑿地球耳。李曰。主人爲誰。曰。地皇氏。李曰。地球能鑿穿乎。曰。能。今已穿矣。李曰。年代幾何。曰。八千矣。李曰。工人若干。曰。未數計也。約億萬。李曰。其法若何。曰。按五行生剋鑿之。李曰。鑿將何用。曰。通其竅。使不蔽。否且盡矣。李曰。地厚幾許。曰。天如許高。地如許厚。以直線計。可九萬萬里有奇。李曰。敢問地震。曰。天公球戲耳。李曰。地裂也。山崩也。海嘯也。此奚爲者。曰。地中有風焉。火焉。水焉。吾等興工時。誤觸風。則放風而地裂。誤觸火。則放火而山崩。觸水。則放永而海嘯。此理之常。子何疑焉。李欲再問。忽雷電交作。風雨俱至。二人急曰。驗工球神至矣。請速避。遲則有禍。李懼。奔而出。後再過之。第見懸崖壁立。月色依然。烟荒露冷而已。

清咸豐間。陳玉成據安慶時。戰勝開晏。晏畢。令角觥爲戲。有一軍人。燕產也。偉梧異衆。身長七尺。雙目紫稜。麾下健兒。當之悉敗。陳壯其力。遂選軍中之好身手者數十輩。合敵之偉梧者一揮肱。而諸健者皆辟易。而目無色。一軍盡驚。陳及座客皆驩曰。壯士壯士。命酌酒勞之。時座中有一秀士。起而自陳曰。吾能撲此人。陳疑其言。笑曰。壯夫不敵。書生何能爲也。秀士固請。遂許之。偉梧者睨之。微哂曰。個兒郎文秀書生。動一指仆矣。秀士不動聲色。先以手漬醋碟中。綰衣而出。及相近。急伸醋手當之。偉梧者竟頹然而倒。座中皆奇之。秀士從容降階。洗手而入座焉。陳詰其術。曰。昔年於北道逆旅。曾見此人。聞其伴云。彼怕醋。其伴戲試之。輒仆。今尙志之。故以手漬醋。一伸手而彼果倒。聊博大帥歡笑耳。

九鬼遇隱記

保定有九鬼者。鑪師李某之子也。以行九。且貌奇醜。嘗有膽怯者。遇之於深夜。駭爲非人。因是人皆以九鬼兒爲其號焉。九鬼生有奇力。且秉性至慈。髻鬣時。卽能使重四十斤之鐵棍。作旋風舞。而愛物嘗及螻蟻。九父及諸兄。固一時拳術家。故九旣長。盡得父兄指授。益以天賦神力。技遂駕父兄之上焉。時有陝人宦京師者。以年老致仕。行將攜眷返秦。因宦囊頗裕。深恐歸途不免於暴客。聞九名。急以重金聘爲護衛。九因所學迄未施展。亦欲藉此行以增閱歷。遂諾焉。旣行。沿途頗順適。一日。行抵潼關。車騎

入懸崖窄道中。形勢極險惡。九鬼亦懷然生戒心。正趨行間。忽迎面來一女子。誇黑衛。極神駿。女容亦俊美。神采煥發。既近。突拍九肩曰。九鬼識得老娘否。九鬼被拍。頓覺四肢麻木。動彈不得。車騎所載。眷屬行李。一任其反驅以去。正惶急間。身後忽來一斑白老者。笑顧九鬼曰。足下痴立何待。九瘡不能答。老者又曰。是遭點穴術矣。復伸掌於九後心。輕擊一下。遽豁然若醒。亟向老者跪謝。并告以所遇。乞救老者曰。無傷。囑小女還之。足下可也。九始悉老者即女盜之父。更形惶懼。不得已。姑隨老者行。移時抵一古宅。垣高且逾五丈。老者謂能踰而入否。九慚謝。老者笑而置之。囑九竚立暫待。當啓門以入爾。言已。縱身踰垣而過。捷如飛隼。九見之。驚悸無人色。逡巡不入。欲遁。繼思老者和靄。入當無妨。轉瞬間。門啓。老者招之以手。九股慄而進。入見宅頗廣。顧闕無一人。所失車騎及女盜亦不之見。九疑受給。老者旋謂曰。勿疑。長安之行。已遣小女便道代勞矣。老夫等固非盜。實此山之隱者。久知足下具神勇而性慈。但惜未得名師指撥。終係棄材。故擬略加指導耳。可靜留七日。當授爾以武術真訣。九至是感激涕零。頓首受教。七日果畢其學。辭老者而歸。從此往來北地。遂無敵手。九往省師。則屋空無人矣。

陰謀孽報記

海陵陳永福。工技擊。兩臂剛硬若鐵。能任數十男子握之。使其移轉。不能稍動。尤善連珠箭。一發十矢。

當之者無不喪其元。常往來東三省爲鏢客。綠林中人莫不憚之如神。相戒不敢犯。初永福幼時。家富有父。知儒爲邑之名生員。極慷慨好施與。雖千金不惜。惟喜酒任性。故忌之者衆。家會雇一僕李忠。爲人奸猾陰險。嘗以細故知儒責而遣之。李忠啣恨。改投其怨家張某。思得當以圖報復。張某爲海陵巨族。父若祖皆曾任某縣知事。故能出入官府。聲勢喧嚇。一時無抗。亦與知儒有宿嫌。時欲中傷之。適得李忠。其謀害知儒之心。因是愈切。未幾忽有人被殺而失其首者。一市閩傳知儒爲殺人犯。且言屍首尙在其家。官府按驗。遍搜之。果得首於後園枯樹下。遂械知儒去。刑訊誣服。以律抵。蓋此事實張某李忠之預謀。以重金購殺人犯而移屍於陳氏後園。乃颺言陷之。使官捕知儒。而又上下其手。知儒至此。雖明知爲仇家所陷。然苦無佐證。百口莫辯。故遂至蒙冤千古。卽當時人亦鮮有知其底細。越數年。事稍稍洩。其時永福年已十六。其母又以憂傷卒。永福痛父母死於非命。憤不欲生。誓死以報。於是變姓名。懷利刃。僞與乞丐伍。日夜伺仇家門外。思乘隙以擊之。無如張某出入。隨從甚衆。久未得間。一日。途遇一頭陀。持鉢沿門乞化。無所得。觀其狀似數日未食。永福憐之。與錢一串。亟揮之去。僅熟視有頃。遽接錢擲諸地。曰。仇尙未報。需此何爲。言畢揚長去。永福驟聞其言。知有異。尾之行。頭陀出郊外。健步如飛。迨不知其遠近。但覺曲徑逶迤。兩旁多古木。豐草長林。疑非人境。一古寺轟然立。頭陀入。永福隨之。

北面長跪請教曰。師真神人。悉小子有不共戴天仇。然何由知之。且知之必有以拯之者。頭陀笑扶之起曰。慟哉孺子。貧僧苟力之所能及。無不樂爲援手。矧大恩人含冤地下乎。毋躁。請先畢予說。方予未出家時。與汝居望衡對宇。家貧。上有老母。不能養。恆竟日不舉火。親朋寥落。無可濟緩急。獨汝父憫其遇。時濟之。母子得不死。深恩銘感。予何能忘。是時汝年尙幼。不及知也。迨老母去世。乃削髮爲頭陀。拜異人爲師。盡得其傳。今已能於數里內。飛劍斬人。無異探囊取物。術旣成。別師遠遊。朝崑崙。上五嶽。足跡遍天下。倦焉乃建寺此間。白駒過隙。忽忽已十餘年。驚聞恩人兇耗。不覺大慟。又念汝孤苦無告。恐再遭毒手。陳氏一脉。豈非中斬。予將有何面目見恩人於泉壤耶。故略施小計。引汝至此。初欲教汝以劍術。轉念汝少年後生。前途幸福。正未有艾。豈能遽爾謝絕塵寰。與老僧遊。無已。當授其次。汝得之。已足終身享用不盡。更何患仇乎。永福再拜受教。三年技大進。善使連珠箭。擊空中飛鳥。百擊百中。一日頭陀謂之曰。汝術已成。可以復仇矣。永福聆言。遂不再事逗留。別師遄返故里。至則聞張某全家已死。知府瘞斃獄中。驚詢鄉老。得其顛末如下。先是張某妻王氏。無所出。娶妾何氏。生子郎兒。張某愛之。倍逾尋常。王氏恐郎兒長成後。獨承家政。于已不利。僞爲有孕狀。賄穩婆買貧家甫生小孩。撫爲己有。取名繼祖。兄事郎兒。郎兒性剛愎。絕似乃父。而繼祖則賦性愚騃。有類黔驢。郎兒欺繼祖爲養子。屢凌辱。

之。繼祖不堪其虐。哭訴于王氏。前王氏訴諸其夫。張某置之不理。王氏乃自呼郎兒重責之。觸何氏怒。遂互相謾罵。以是家庭之間如冰炭。李忠來其家也。郎兒已十八歲。因張某故。陽與郎兒善。蓋欲結何氏之歡心。久之。李與有染。爲張某知。始悔引狼入室。欲殺以爲快。事洩。反爲李忠與何氏謀斃。并殺王氏及繼祖。李忠既謀斃張某全家。與何氏夜遁去。中途被劫。李忠殺死。何氏被擄。同時知府以處事不慎。被禁獄中斃。永福以仇家皆死。隻身赴關外。爲鏢客。不復返。

第四編 傳書鴿

◎紅娘子譽滿衆口

有綽號姚四禿子者。北京清河一帶有名之匪魁也。常率黨羽。出沒直魯間。所經之地。槍聲馬跡。村舍爲墟。官軍側目不敢攖其鋒。姚匪之妻某氏。年方二八。丰姿嬌艷。雪膚花貌。堪稱絕色。平生好衣紅衣。故有紅衣娘子之名。惟性烈如火。不苟言笑。能雙手打槍。同時兩的並中。百無一失。每遇圍。卽率健兒四五。身當前敵。雖重兵亦不能阻。官兵畏之。目爲神助。一聞紅衣娘子之名。驚恐若臨大敵。女夙以孝聞。蓋女本山東人。未嫁卽負絕技。姚耳其名。親往求聘。遂定盟焉。前年姚匪因官軍逮捕急。卽携女逃往山東。避女母家。復以風聲不佳。隻身逃至濟南。事爲駐紮該地軍隊聞悉。密派偵探。跟踪追拿。苦不

能得。僅將女母捉至軍中。詢問姚匪下落。因不得要領。卽拘押營中。女聞警。欲赴營自首。求釋母。鄉中父老。素受女惠者。恐女去不利。力阻之。女慘然曰。妾不肖。致累老母。若更畏罪而棄之。何以爲人。言畢揚長而去。女自自首後。與母同居。羈禁六月之久。奉侍惟謹。潔身自愛。未嘗假人以言笑。終日倚十指爲軍人縫洗。藉博繩頭。供母甘旨。時姚已返清河。勢復熾。屢派人持函迎女。女皆婉辭。斯際恰值吳使調動軍隊防南。某軍亦在被調中。因開拔在即。始將女母二人釋放。女於是亦離母北上至清河。姚匪嘉女之孝。敬若嚴賓。因是夫婦伉儷益篤。目下各地土匪。素以擄快票爲能。快票者。擄良家婦女。懸重金。勒令家人贖還。否則先姦而後殺之。紅衣娘子獨力斥其非。嚴禁黨人爲此。附近他黨如有爲者。卽率黨衆共驅之。因是商民反多稱頌紅衣娘子之美德云。

☯ 斷練猴調狎婦女

廣州城內小北直街。近日忽有猴子數頭。頸繫短練。身長一二尺。最大者。或二三尺不等。似係人家逃出者。紛向住戶商店騷擾。白晝闖進人家。遇婦女則獻媚作態。笑逐顏開。倘遇男子。則一躍登瓦。不敢回顧。一夕天官里內陳宅夫婦二人同睡。詎該猴忽由窻口竄入。瞥見情狀。竟躍登其床。作狎態。狀某夫婦見而大駭。立將磁枕向猴迎頭痛擲。詎猴非常狡滑。一閃卽由窻口奔出。仍回顧陳。狎信而鳴。

似作罵狀。又二牌樓某宅婢，上瓦面曬衫。詎該猴又至。見婢卽作不可告人狀。婢大駭。連呼殺死你馬騮。（粵語呼猴曰馬騮）其主婦驟聞此聲。浪疑婢鬼祟。急登瓦探視。詎猴竟并向婦作同樣醜態。婦羞怒交并。立協同其婢。持竹篙追逐。詎立足不牢。反致跌下。猴又猖獗而鳴。并手舞足跳。似作得意態。又舊倉卷狀元第某甲。因浣衣。用竹叉架搭樹上晒乾。詎該猴盤踞樹杪。見甲持竹至。卽欲伸手攫竹。章被甲用竹叉將其頸項短練勾住。猴無從逃脫。遂被捕獲一頭。又窄粉街張宅。有雛雞數翼。被該猴攫食。并將宅主菓子露酒二瓶。完全偷飲。仁和里某宅少婢。偶出街市物。至仲季書院門首。遇猴從後追至。直撲於婢身上。正危急間。幸由某店夥伴經此。立用全力將猴痛毆。始飛奔而去。該婢則已嚇至面無人色矣。

☯ 九齡童長途尋親

嘉定較場壩。有幼童一人。哭泣道旁。衣雖襤縷。貌甚清秀。自云西陽屬之龍潭人。父再尙志。民國六年。隨政界某之川邊。八年九年。均有信回家。去年卽杳無音信。酉陽旱災正盛之際。數次去信。迄未一覆。我同母親才依傍姐夫。去秋九月。母親又病故。姐夫家中。因思久依親戚。終非長策。乃於十月底間。瞞過姐姐姐夫。由龍潭起身。不遠數千里。直往鑪城尋父。直至殘臘。始達打箭鑪。父之行蹤。雖然探確。但

已途間相左矣。據該處同事人云。吾父已隨某當道因公由鑪至雅。由雅晉省。再由省至嘉。我抵鑪之日。正吾父起程之時。不知何時何處錯過。不得已。又由涪起行。計由家動身時。僅大洋二元。銅元千枚。至瀘州。卽用罄。數月來。概係沿門乞討。夜或宿古廟。或傍人家門外。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新正。又由鑪到省。探父消息。則父已赴嘉定。急急追蹤。於昨日來此。聞又隨某當道。仍回鑪城。計時已屆三月。記程約有五千。擬再到鑪。又恐不遇。擬返酉陽。則道路愈遠。父子會面愈難。躊躇道左。是以悲耳。噫。以九齡幼孩。不憚跋涉。尋親於數千里外。兼之妙手空空。乞討行路。不特未之前見。亦未前聞。旋政界某機關職員王某。嘉其孝行。給予大洋三元。勸仍趕鑪尋父。爲是該幼童始諾。連聲稱謝而去。世有父母在堂。而久違膝下。迄未一念者。對茲幼童。能毋愧惡邪。

◎弱女子籲請自由

弱女譚九貞。呈長沙縣公署云。爲受賄逼婚。懇賜憐情。作主事。竊小女年方十六。知識毫無。命也不辰。母年早喪。父又柔弱。難作護符。以致後母日夜摧殘。小女朝夕不保。與人偕遁。苟保餘生。幸蒙姑父杜思見。不忍小女流離。收回擇配。以爲撥雲見日。何樂如之。詎伯父譚鷺鷥。因賭失敗。頓起奸謀。夥通劉壽廷。販賣小女。與羅七老相爲媳。議定價洋八十元。不獨填房。而且年齡甚大。小女聞信之後。憤不欲

生左右鄰人。皆來勸慰。况販賣人口。律有專條。包辦婚姻。法亦不許。今小女歸家。勢必逼以自盡。依姑父則又向其索人。進退兩難。已成騎虎。無已。祇得泣訴縣長臺前。倏賜裁成。憐情作主。脫離家庭關係。予以婚姻自由。小女生則啣環報德。死則結草酬恩云。

美人計遺老破囊

京城某遺老。家資鉅富。有妻妾九人之多。仍尋花問柳。時有本巷住戶苟某。係遊手好閑之土匪。且多計善謀。每垂涎某富翁之財產豐富。曾用種種陰謀。終於無隙可乘而止。嗣訪知某富翁隱疾。乃與其妻金氏。暗定美人計。以爲騙財之策。便託人將妻薦在富翁家爲傭。某富翁見之。墮其術中。其後竟懷身孕。苟某聞之。暗喜計已作成。待至月初。金氏便在富翁花園內產生一女。苟某聞信。卽向富翁理論。初則恫嚇。繼而揪住富翁。非成訟不可。某富翁日知理屈。且名譽攸關。未便決裂。遂託人向苟某說和。許以錢財。苟某先不承認。後始認爲可商。令富翁出五萬元了事。經人說之至再。給苟某三千元完事。又令寫立字據一紙。當時錢字交清。金氏隨其夫一同走去。某富翁竟以三千元買一女孩。可謂貴矣。

縣知事愛嫖敗興

贛垣風神廟譚家祠內。某日下午。忽然人聲鼎沸。後經刺探。始悉爲一候補知事洪某游娼。錯走人家。

而起。原因該祠後進寓有醫生馬少山。洪某直向後進打茶圍。當時馬少山恐係門診生意。遂請洪坐診脈。洪以與來意相左。大發雷霆。旋向各室視察。馬詰洪曰。閣下是否來舍診病。洪答否。馬又曰。既不診病。又不相識。究爲何事。洪無言可答。反問馬曰。爾母親現在何處。常與何人來往。馬曰。吾母六旬。與你何干。洪遂敗興而出。去後馬少山告知伊母。伊母聞悉大罵曰。吾乃六旬孀婦。身家清白。此等下流種子。毀壞名譽。定墜拔舌地獄也。

☯ 假斯文不怕祝融

蘇鄉有某甲者。半腹詩書。吐詞力求雋雅。勤作專尚恂恂。賦性迂腐。不諳世故。偶或遇事。笑柄百出。里人因贈以徽號爲假斯文。一日其父外出。命甲守戶。適火起於竈下。倏忽間已肇燎原之勢。甲則倉皇失措。然不知呼救。乃堯步而舜趨。尋其父而告之曰。家中不幸。祝融光降。頃已不何嚮邇矣。還是鑼而敲之乎。抑是水而澆之乎。其父怒不可遏。奮拳相向。謂禍在眉睫。爾尙咬文嚼字耶。甲徐徐揖其父曰。父在子不得自專。聖賢之語。烏可得而輕忽哉。聒聒不休。經其父再三讓責。始隨其父歸。汲水施救。然是時屋戶付諸丙丁。僅餘焦爛之樑數根。灰燼狂飛而已。甲見之驚疑大呼曰。奇哉怪哉。三代以來。未見有如此之長炭者也。

◎老烏龜害人不淺

諸暨北鄉邵家埠附近。有名烏龜山者。中有周圍丈許。以石琢成之烏龜一。背上立碑。字跡剝落。模糊莫辨。據就地年老人云。此龜前係蹂躪田禾。攪傷人畜。故立碑以鎮。而幽魂未滅。人之吉凶禍福。有求必應。若果如是。誠千年不死之老龜也。相沿成風。於今尤甚。每當清明佳日。四近紅男綠女。暨一般念佛老嫗。羣集於烏龜山畔。馨香禱祝。求福求壽者。陸續不絕。更可笑者。每人於龜之腹下。爭取沙石。名曰擄蠶花。男女混雜。互相嬉謔。曖昧之事。時有所聞。某年天不做美。於是日男女畢集間。忽大雨狂風。破空而來。徧身淋漓盡致。於是有扶老携幼者。有前仆後繼者。且有姿色妖嬈。蓮步珊珊之淑女。行不得也哥哥。強人扶負者。鷄皮鶴髮。匍匐道路之老嫗。於風雨蕭蕭之中。顛之倒之。口念阿彌陀佛者。光怪陸離。無奇不有。

◎春心女洞房唱曲

蘇垣北寺塔前某姓。素稱小康。有一女年已及笄。忽患神經病。父母以爲花痴。(女有春心。吳諺謂之花痴)急欲招婿入贅。如有雀屏中選者。願贈三千金。有一寒士膺其選。結婚之日。該女於拜堂時。忽高唱小調。手足飛舞。幸匆匆畢禮。即送入洞房。是晚女母囑新婿好意溫存。以破該女之痴心妄想。豈

知是夜。女忽大聲呼喚。新郎無法可施。空抱吃天鵝肉之想。連夜如此。桃源雖近。終覺咫尺天涯。該父母亦無可如何。惟有善言以慰新婿耳。然此一介寒儒。雖恨月下老人之不做美。而已喜財神菩薩之降福矣。

☯ 烟雨墩密室春深

蕪湖大花園內之烟雨墩。地極清雅。構造亦佳。官紳闔老。每假斯地作宴會場。某統領抵蕪後。常在此間招妓設賭。該園主人爲結歡起見。復於東側建密室數間。被褥床帳。極其華麗。儼然一雲雨臺也。乃時局多變。某統領常不在蕪。統部之某副官暨某廳長。遂變本加厲。以官娼爲爛污物。特招小家碧玉如金小姑娘小新娘子等。常往來其間。而揚班中某娼之阿姐李如意。亦列其選。每日必至。以盡其歡穢聲外聞。亦不之顧。近因官娼中懷有酸性者。憤憤不平。然以懼於廳長副官之利害。終敢怒不敢言。故於酒綠燈紅。珠圍翠繞之際。常演出許多怪劇。蕪人之滑稽者。因贈以聯云。烟雨太多情。密室春深。真便宜小姑阿姐。娼寮當解事。公衙法在。須隄防廳長副官。

☯ 十月癩閨女瞞娘

某鎮女郎患癩脹病。腹部日以膨脹。其母憂之。偕女至醫院求治。醫生某博士疑女非病。謂須袒露胸

部。以便考察病源。女初不肯。其母促之曰。先生爲汝治病。何羞之有。女不得已從之。博士考察畢。笑曰。吾固知其非病也。再越三月。呱呱者將墮地矣。其母曰。先生勿妄言。彼係黃花閨女。烏得有孕。博士曰。乳頭色如紫葡萄。此爲懷孕六七月之特證。吾輩醫生豈能作妄言耶。其母問女曰。先生之言。究何如。女俯首低言曰。事或有之。母大憤。携女出院。口中喃喃言曰。賤人不知恥。阿娘被汝瞞在鼓中矣。

⑤ 鬧新房發現鱧魚

蘇城東王姓女。許配陳姓爲室。結婚有日。不料該新婦在母家時。略有不正當行爲。值至出嫁時。萬分情急。與喜娘情商。設法遮蓋。喜娘卽允代爲設法。臨嫁時購鱧魚一尾。取其血灌入鵝毛管內。至同房時。以鵝毛管內之鱧血代之。然不能早辦。非要臨時進行不可。蘇習送入洞房後。有鬧新房之舉。喜娘偶一不慎。鱧魚由袖中脫出。適落在新床上。被某甲瞥見。大喊一條蛇。後由某乙捉獲。一看是鱧閣房大笑。聲震屋瓦。

⑥ 四老爺戀色崇人

江西靖安極邊之茅竹山。九仙湯等處。多閩粵客民。其俗女不梳髻。無老幼均椎其髮。而以生漆刷髮於木壳之假髻上。名爲漆壳腦。其迷信過於他處。所塑之神。有大老爺及二三四五老爺各稱號。皆紅

面金身而無手足四肢。若搗衣杵狀。云極靈驗。拂之者卽降災。有黃某往義甯販茶。道經九仙湯附近。見男婦數十人嬉笑談論。細聽之。始知有戴姓女。風姿嫵媚。去年往九仙湯朝拜四老爺。匍伏磕頭。忽失漆壳腦所在。懼而歸。夜半不能成寐。俄而風聲響處。門剴然開。四老爺躍入。曰感卿盛情。來慰寂寞。女欲喊不能出聲。欲拒則手足無力。而所謂四老爺之形狀。則仍禿然無手足。僅能跳躍而已。良久始去。三日復來。女祕之不敢以告人。後遂習以爲常。父母頗知之。顧亦無可如何。祇得共守祕密。冀其降福耳。數月後。腹漸膨脹。未幾分娩。產一物。其形狀與神無異。輾轉反側不能啼哺。終以不食致死。遠近聞其異。往觀者絡繹不絕。

☯ 惡賭徒眼前報應

賭棍孟某。積得造孽錢甚多。一年中連贏萬餘金。頗傲慢於儕輩。孟本一光蛋流氓。誠不料驟爲富翁者。從此守財如命。深居簡出。日維一榻橫陳。沈湎於芙蓉城中。對於昔日同黨之貧賤弟兄輩。至是則白眼相加。絕不往來矣。故深爲儕輩恨之。某日出外。忽與昔時之賭客某甲相見。手熟思博。相約一爲擲色之戲。以角勝負。蓋見某甲手有大洋數元。意欲贏取此款。不料連連大敗。共輸洋八十元。孟乃存心圖賴。竟稱匆促出門。未帶一錢。所欠賭款。容明日如數奉上。某甲以孟之富有。亦允諾之。詎翌日往

取孟竟不認。並謂其有意索詐。反將某甲毆打。遂走。某甲以並無證據。終難討取。且受此毆辱。報復無從。遂致怨聲一口。於當夜購火油四百文。遍繞自身。並告妻子勿救。死後須與孟爲難。是晚在家自行燒死。有人告於孟。而孟竟大笑。某甲之不自量力。且云未聞有死鬼與活人爭衡者。頗自鳴得意。不謂某甲嘗曰。俗名接骨。吳諺云。死鬼第一次還家之日。孟在家中床上吸煙。突呼燒死。燒死。索水澆身。一時家中人見其滿床滾轉。狂呼救命。由是取水亂澆其身。房內頓成澤國。孟則唇舌漸焦。四肢漸縮。未及一時。卽行氣絕。葬後。棺木又爲其弟掘出。盜取衣服變賣。棄尸於地者。二日夜。而妻則隨人捲逃。卒將孟屍焚化。報應之不爽。乃至如此。

偽金獅騙子受騙

京師有騙子某。蓄謀欲騙一質庫。以金獅子一對赴質。質庫中人察視果爲足金製成。卽如價質之。不滿一月。物主卽來取贖。隔十餘日。又復赴質。如是者不下十餘次。叩其何以屢典屢贖。答謂此爲先人所傳。今因時遇拮据。故質此以資周轉。雖明知耗去利息。然亦不欲毀先人之物也。質庫中人遂信其爲大家中落者。更不之疑。以後到質。亦不復細辨。蓋其物已見之熟也。一次經月不見取贖。疑之。取出細驗。乃屬贗鼎。知被騙。然亦無可如何。忽一少年夥伴曰。吾有法。能令其人復到取贖。乃暗囑金匠照

樣造成僞金獅一對。翌日卽佈告大衆。自言被人行騙。卽取出自製之僞金獅。當衆剖碎之以洩憤。當時聞動遐邇。該騙聞之。誤以爲該質庫。果將其僞金獅剖碎以洩憤。大喜。蓋質庫公例。不問人所質之物。值之貴賤。縱有贗鼎。亦祇自咎失察。不能咎人也。惟物主取贖時。若無原物交還。則咎無可辭。一任物主之索賠而已。無得多言也。該騙子遂備價往贖。店夥見其來。知已中計。故作遲延。該騙更信其已毀去無疑。大肆咆哮。路人愈聚愈多。店夥遂突出原物還之。騙子審視。果爲其原物贗鼎之金獅。默無一言。懷之而去。

☯ 敲竹槓流氓中計

距滬西二十里餘。有小村落。臨水成村。別饒風景。約有居家十餘戶。耕織爲生。尙敦樸儉。惟某甲經商外出。近來營投機事業。頗獲厚資。因於村後別營一宅。四面環水。旣得流連迴洄之致。亦取其謹慎。無虞。宵小覬覦也。家有母妻兒女。甲則每星期返里。兒僅十餘齡。女已及笄。丰韻天然。令人顛倒。鄰村某少年。見而艷之。百般挑逗。未免有情。女母知之。囑某少年央媒求聘。苟且事斷不可爲。少年諾之。而遲遲以未得蹙。不容造次對。仍與女朝夕過從。益形密切。事爲村中某無賴所知。以一對野鴛鴦。大可飽遂慾壑。惟恨一時未得其間。某日夕陽西下。見少年又翩然蒞止。無賴乃約二三黨羽。伺於甲宅前。

小橋之傍。意謂此宅四面環水。別無路通。不怕少年飛上天去。當俟更深人靜後。破扉直入。一鼓而擒也。詎知少年機警殊甚。早聞無賴有藉奸敲詐意。今夕必定發生。不如先發制人。因於晚飯畢後。向甲母女聲明其事。囑甲女與母。臥於甲母房中。甲母偕其幼孫。則臥於甲女房內。臨時祇呼盜劫。各勿慌張。乃自啓後戶。用湖船由後戶渡水。約集健兒三四人。各持棍棒。暗伏以待。旋聞魚更二躍。某無賴呼黨擁進。破扉入甲女房。燈光隱現之中。不加詳辨。竟將甲母與孫雙雙細獲。甲母大呼有盜。無賴始知非少年與女。失色驚疑。而少年已率健兒一閩而入。無賴知爲中計。急欲遁去。奈少年等棍棒交下。致被一一擒住。縛於樹上。而重笞之。各無賴呼痛哀號。一若勿聞也者。至天明。願具甘結。以後永不敢肆劫。或糾衆訛詐。始釋之去。亦云狡矣。

第五編 旅行箱

清宮游覽記

一日作清宮之游。車至宮問照壁前下車。照壁前有極壯麗之牌坊。一坊以南。各部公所在焉。以外交部公所爲最寬敞。入門。由典守者驗照收入。卽備園中二役爲前導。不僅可以指途徑。且備諮詢。其人皆極樸樸。面有菜色。蓋卽恃此以爲生活者也。宮門前列銅獅二。兩旁有朝房。正房不開。由旁門出入。

進門後行數十步。再經一門。卽至仁壽殿。爲清慈禧太后垂簾聽政之地。殿爲九楹。雕樑畫棟。宏麗無比。殿前列銅龍銅鳳各二。經過仁壽殿。迤西南。卽昆明湖。湖之東岸有玉瀾堂。清德宗居焉。有聯云。綠槐樓閣山蟬響。青草池塘彩燕飛。額云。日月澄暉。湖北岸曰樂壽堂。爲清慈禧太后駐蹕之地。額曰。丹樓映日。階下設有白玉日圭及銅鶴銅鹿銅缸。堂爲七楹。清慈禧太后居西北隅一楹。樂壽堂西有金魚池。過金魚池。有養雲軒。門前有石坊。鐫乾隆御筆聯曰。天外是銀河。烟波宛轉。雲中開翠幄。春雨霏微。自樂壽堂而西。有長廊。直達石舫。計二百八十餘楹。當慈禧太后幸園時。每楹皆安置電燈。現均卸去。廊內匾額甚多。不及備載。廊之中間。有對鷗舫。爲慈禧太后乘船之地。迤西爲排雲殿。門宇輝煌。階上設奇石十二種。排雲殿爲慈禧太后受賀地。再西則爲十丈亭。小戲台在焉。此處爲妃嬪休憩地。由十丈亭迤西。則至石舫。石舫名清晏舫。在湖中。周圍以石成之。作船形。有樓可以登臨。樓上遠望。全景宛在目前。出石舫迤北行。有延清賞樓。爲慈禧太后寫字地。再北行則爲船塢。收放慈禧太后所乘御船之用。又北有一城樓。曰宿雲簷。自此往東。有山路異常平坦。山坡有亭殿石坊。其地名曰畫中游。石坊亦有乾隆御筆聯語。今忘之矣。其坊額內外有二。一曰。身所履歷。自欣得此奇觀。一曰。山川映發。使人應接不暇。畫中游在山之中間。四面眺望。歷歷如繪。循此山路。可至極頂。前曰佛香閣。後曰智慧海。

又名爲萬佛殿。其周圍皆以琉璃佛像砌成。佛香閣西偏有銅殿。其殿皆銅。自萬佛殿往東行。有慈禧太后種植果木之地。迤東有雙亭。光緒戊申年所造。山上有琉璃塔。塔上覆以銅鐘。山下有一極壯麗之宮殿。爲慈禧太后用膳之地。由此迤東。卽諧趣園。爲慈禧太后茶餘酒後逍遣之所。園中有山有水。有曲廊。有幽亭。可以垂釣。可以觀濤。水從山澗流出。曲折入蓮塘。所謂清泉石上流者。此處風景。可以當之矣。亂石中多御筆題字。亭中所懸匾額。除御筆自書者外。以徐會鄩鄭沅二人所書者居多。遊至此處。疲不能支。囑侍者外出沽酒。卽對清泉小飲。不圖有此一日之清福。飲畢。出諧趣園。過一城樓式之門。額曰赤城霞起。自此往南。則爲德和園之前面。卽斜對仁壽殿之北側。德和園內有大戲臺。其建築爲外間所從來未有。上接雲霄。下通泉壤。自臺上向下窺探。不見其底。如演金山寺水簾洞等劇。能湧出泉水。其建築之工。誠可謂傑構矣。台之對面爲頤樂殿。有聯曰松柏靄長春。畫圖集慶。蓬萊依勝境。傑構靈光。又聯曰珠玉九天。元音諧樂律。笙簧六籍。太室飮謨觴。額曰慶演昌辰。其戲台聯曰八方開域皆爲壽。兆姓登台總是春。又曰山水協清音。龍會八風。鳳調九奏。宮商諧法曲。象德流韻。燕樂養和。又後殿聯曰天香低度金蚪煖。宮殿遙開彩鳳飛。又聯曰殿上堯尊傾北斗。樓前舜樂奏南薰。又聯曰上林萬樹連西液。北極諸星拱太微。額曰煥焯珍符。又曰郁繞祥氤。又曰春陶嘉月。爲德和園大

致情形。遊至此。遂出德和門至仁壽殿。本擬往十七空橋至龍王廟。並看銅牛。因風伯作虐。行不得也。哥哥乃從原路而歸。爰執筆書此。

☯ 三殿遊覽記

某歲余旅居北京。有友贈遊三殿券。(太和中和保和)遂於翌晨七鐘。僱人力車至西華門下車。驗券入門。過武英殿。(此係西之旁殿。與東之文華殿對峙。內儲古玩字畫甚多。入者須另購票。)迤北入太和門。兩旁皆白礬石爲橋。拾級而登。墀下甚寬廣。左右列銅獅銅鶴銅鬘各二。簷下列金缸四。銅質外裹金皮。現半剝蝕。觸之聲聞於外。三殿原有缸十二隻。現僅存其四。餘八隻。庚子之變爲外人昇去。大殿(此卽太和殿。俗名金鑾殿)約寬九丈餘。深約六丈。仰望甚高。上均彩繪。前後大柱三排。每排八根。中六根。髹以金漆。繪五爪龍。餘皆紅漆。中設寶座。座後圍以御屏。座前設景泰爐二。銅佛二。銅鶴二。左右壁懸八駿圖。計八幅。長約一丈。寬約四尺。馬係立形。色各不同。個個權奇。頗有顧視清高之概。下題臣海西艾啓蒙畫。劉墉王杰分題。字極端正。中鈐御寶。有小字。惜目力不能及。董邦達山水圍屏八扇。清高宗題詩其上。又御筆行書條二幅。小圍屏數套。景泰寶塔四架。寶座二張。似鹿角製成。淡白色。金漆寶座一張。過此殿後爲中和殿。空無所有。如一過廳。再進則爲保和殿。從前覆試新貢士。

卽在此殿門未開。旁有內務部封條。祇在廡下瞻望耳。遊殿畢。轉向南行。至午門樓眺矚。黃瓦參差。一望無際。東西屋宇櫛比。皆當時待漏之朝房。正樓所陳列者。明代及清室檔案多種。計崇禎時太師閣某題本一件。道光丁未殿試上諭一道。同治江西巡撫沈葆貞奏摺一件。奏定妃嬪所用儀仗圖式一件。壁間懸康熙時尙可喜封誥。又某公封誥。共二件。甘肅燉煌石室唐人寫經數紙。孔廟聯額多件。大成殿模型二座。祭孔禮器數件。均由國子監移來。右方列石碑甚多。如古文孝經。及漢魏唐宋明清銘誌。內多董綬金捐送之物。西樓有飛機一。係意國所贈。游畢至茶舍休息。回寓已三鐘矣。

湯山溫泉游記

湯山溫泉。屬昌平縣。距京較遠。汽車不能直達。旅京人士。雖好遊者亦罕至焉。余友某君僑居長安十年。始於今夏一鼓遊興。獨探溫泉之勝。是日午前十時。出西直門。十一時登京張鐵車之汽車。至沙河站。不移時抵站。雇驢騎之。經沙河之古城。出東門。城闕有鎮遼門三字額。經過村落若干。道中多沙土。雖時方孟夏。而如南方之菜花如雲。且麥浪千塍。風景奇絕。他處不可得見。少頃。大河前橫。乃於驢背渡河。河面廣六七丈。水高及驢腹。鞋襪爲之濡溼。幸河底沙石堅凝。不致有滅頂之占耳。行約二十里。過大湯山。至小湯山。似一村。落卽湯泉所在地。山皆濯濯無林木。無景色之可言。村極小。泉在圍牆內。

有溫泉戶守之。屬於西苑苑丞。入門。給門者以資。乃得入。屋宇頽廢。無窗牖。足蔽風雨。樹木蒼蔚。多百年前物。泉在庭院內。周圍整以白石。方廣二丈餘。一溫一熱。其東西兩廂。亦有泉二。余友於左廂池內。解衣入浴。溫度適中。身心並覺愉快也。浴竟。乃徘徊豐林蔓草間。雖係故宮遺苑。竟無碑碣可尋。出門。在關帝廟前茶棚小憩。復驅驢涉水。乃就歸道。

神武門游記

神武門在紫禁城北。紫禁城居內城正中。周圍約十里。高約三丈許。設總門四。位於東者爲東華。位於西者曰西華。正南則爲午門。與午門遙峙而列於北者。卽神武門。四隅皆設角樓。所以便瞭望。備非常也。自民國後。乾清門以南。所有宮殿闕掖。概由清室交與民國。項城當國時。築長城以隔絕之。故供職於清廷者。均由神武門出入。蓋後門已易而爲前門矣。門凡三。啓者僅左門。正門常閉。非大典禮不開。上建重樓。下繞御河。中設石橋。甚寬廣。左右兵房排比。約四五十間。其兵士係步軍統領。派以護衛清室者。沿門一帶。紅牆綿亘。黃瓦參差。望之如雲蒸霞蔚。門以外卽北上門。再北爲景山。一名萬壽山。俗謂之煤山。朋崇禎帝甲申之變。與內侍王承恩對縊。此山樹上。樹今尙存。後人以鐵練護之。過者未有不憑弔歎。歎亡國君臣結局之慘也。山高百丈餘。周約二里。凡五峯。峯各有亭。均供佛像。遙望峯巒。

蒼鬱。松檜青蔥。誠爲神皋之佳麗。惜未至開放期。不能陟而遊焉。爲悵惘者久之。門之西爲太液池。源自玉泉山。合西北諸泉。流入都城。匯此爲巨池。汪洋若海。故亦名海子。爲歷代帝王游幸之所。池北曰北海。池南曰南海。南海以牆蔽之。爲總統府。池上跨石梁。長數百步。寬約丈餘。兩厓欄楯。悉以白石鑿成。中流駕木集時啓閉。以通舟楫。東西峙石坊。一曰玉蟬。一曰金鯨。其別一梁。制差小。可達瓊華島。北南亦有石坊。絕宏麗。夾岸榆柳古槐。連青接黛。每值夏末秋初。芙渠彌望。香氣撲人。雲影波光。渾如一色。昔人以太液秋風。爲燕京八景之一。誠勝地也。門西北有大高玄殿。亦極宏麗。前峙二亭。鈎心鬪角。精巧絕倫。又有承光殿。俗名圍城。聞內有古栝。槎牙如龍。爲金天會年時所植。距今已七百餘年矣。三海昔爲禁地。今雖可游覽。然須逢大紀念日。或總統府介紹。始能持券往游。否則不許闌入。至金鯨玉蟬橋。則爲東西要徑。行人任便往來。由橋而東。必經神武門外。過此者。仰視景山。翠嵐環繞。俯臨太液。碧水潏洄。而北海中之紺閣琳宮。懸亭聳榭。亦歷歷輝映於眼前。如披李將軍金碧山水圖。令人流連而不能置。

中央公園游記

中央公園在京師天安門之右。前清社稷壇故址也。入門。有歐戰戰勝紀念坊。巍峨矗立。上刊公理戰

勝四字。頗具偉觀。徘徊其下。心頗歡壯。前行有亭翼然。額曰習禮亭。再直進則社稷臺在焉。台形四方。高約五尺許。縱橫二丈餘。以泥築成。泥分紅黃藍白黑五色。聞說出自天然。非人力所搆。確否則不得而知。四圍牆垣。皆係磁磚築成。亦分五色。臺之後有殿甚大。不識何名。因無匾額也。園中柏樹最多。約數十株。皆百餘年物。蒼翠一色。翁翳蔽天。其下有賣茶者。座極清潔。若手一新聞紙。迎風對飲。殊饒雅趣。故每值炎夏。士女如雲。聯袂來遊。恆至深夜忘返。春秋亦然。緣春有牡丹芍藥。秋卽有萬種菊花。及海棠盛開。故人輒流連於其間也。園中有酒飯餐館數處。以來今雨軒爲最著名。遊者趨之若鶩。因其地處幽境。故佔優勝。園之西南有小山。山之上。低屋三間。古柏數椽。別具風趣。下有清溪一灣。可通扁舟。旁岸有水榭。亦有賣茶者。兼設酒館於其間。各界開會。恆假是處。水中置鐵絲籠。內蓄飛禽數十種。走獸如虎豹猴鹿等。則羅列於岸旁。亦頗奇觀。園之北有格言亭。溜冰場。彈子房。衛生陳列室。圖書館。工藝出品陳列所。照相館。蓮花石等。最後有木橋。可達武英殿。則古物陳列所也。

大峪山勝游記

大峪山。在濟南鄒平縣西南十五里。中有二十四村。高廣幽深。多良田佳木。與長白雲氣。互相蜿蜒。春秋佳日。瀏覽景物。洵足樂也。

龍洞爲大峪之一景。距濟南約四十餘里。白龍洞至佛峪。則又五六里。我輩脚力薄弱。未易從事。又以
嶮徑荒僻。山寺清齋。或虞不給。非肩輿裹餼。往仍不足以愜始願。是日晨六時。出南門。小米高粱。爲齊
州物產。交通阡陌之處。遍植無隙地。附郭村落。人烟較繁。地勢漸高。村居者亦漸疎遠。領略風景。顧而
樂之。林猿嘯風。山鳥啼雨。灑人衣袂如滴。蓋日暮叢樹。霧氣不能上升。釀成此種烟景。實非雨也。山腰
有古刹。爲遊人至此小憩之所。雖不甚宏壯。頗幽敞清潔。寺前石壁。平直若削。高插雲表。若恃以爲山
後之屏障者。妝點霜楓。豔紫可愛。小杜山行詩曰。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真不啻詩中有
畫也。

寺南有長廊。倚檻遠眺。四圍都赭赤色。楓實之綻裂者。露細白點。奚啻錦繡之上綴以明珠。不圖窮僻
山林。忽覩此富貴氣象也。左側有石級數層。狹直而滑。上有石檯。一形長方。右山高懸。疋練盤旋。曲屈
而下。若天半玉龍。掀風戲水。其聲撼自樹杪。登石檯作趺坐狀。合目靜聽。恍惚暮鼓一聲。驚醒多少人
間春夢也。

由佛峪回至濟南。經開元寺。土人以種梨爲生。輿夫以余好遊。請行問道。隨山之高下而上下之。抵山
半。開元寺在焉。寺小而多佛。中有大佛像一。若人羣中之出人頭地者。下有冽泉。涓涓作聲。以碗盛飲。

之味甘如露。寺後有大佛頭峯。頂甚光圓。濃清如畫。擬掃苔留字。恐著糞。不敢握筆。越峯行。又五六里。遙見千佛山。隱隱在烟雨間。聞山巔多古寺。有南朝遺跡。寺中又多五色偶像。惜時已薄暮。未及再擠眼界。匆匆折回。抵城時已萬家燈火矣。

游陳圓圓梳妝臺記

滇省雲南府城商山處。有陳圓圓墓在焉。其旁卽梳妝台遺址。余往尋之。見商山處僅有明永曆帝灰骨處一碑。不見圓圓墓。詢問本地土民。亦無知者。惟云商山前有一大土堆。卽當日圓圓梳妝台也。余遂往。登土堆遙望。見城牆作岸。寺觀爲屏。左有蓮池。右盡禾田。一望無際。今日雖成土堆。想當時必爲畫閣。當闖賊入京。獲吳三桂之父。三桂本有降意。及聞圓圓被擄。三桂衝冠一怒。而乞兵於滿清。陽稱誓師討賊。陰實爲圓圓也。使中國大好河山。歸於滿人之手者。幾三百年。明固亡於三桂。其實因圓圓一人也。圓圓曩時爲絕代之佳人。今者一堆黃土。數點青燐。而香塚何方。牛眠未卜。撫今思昔。能無美人香草之思。圓圓雖不能與錢塘蘇小。虎阜真娘。存遺墓於千秋。然芳名赫赫。爲有明一代作結束之豔史。當亦與歷史長存於萬古也。圓圓去今幾三百年。尙有人尋芳塚。登妝台。流連不忍去者。其魔力之大。可想而知。吾知千百年後。必尙有人以尋其豔跡也。

☯ 千佛巖游記

雖新昌城二里餘有大佛寺。亦曰寶相寺。寺前風景特佳。外有米襄陽摩崖石刻大字。寺內有斷碑題曰。梁建安王造剎山石城等。及彌勒石像。碑中書舍人劉思撰文。文詞瑰麗。惜碑已雜亂。寺僧不知珍惜也。朱元晦曾遊此地。故有像供石洞中。其狀乃如土地。亦奇聞也。大佛寺之佛。高約十丈餘。就山石雕琢。相傳有僧三世刻此。乃成。亦一巨觀。雖大佛寺半里。爲千佛岩。碑載齊永明三年創始。岩中刻佛像千餘。高低大小適合。如天然梵宮。其工程亦殊浩大。遊客以夏時爲最多焉。

☯ 游落帆亭記

風和日麗。桃柳爭妍。正遊人賞春時也。余於某日午後。邀集舊雨多人。持酒作落帆亭之遊。亭爲張氏望族建。古樹森森。高際雲表。假山嶙峋。作搏人狀。幽欄曲折。佈置咸宜。亭凡四。落帆亭其最優者也。臨窗四矚。第見春草一色。河靜波平。輕舟三數艘。各自落帆而已。亭之命名。卽取此意。蓋前有端平之橋。不克挂帆行也。餘則二三鴨子。泅於水上相戲耳。所謂春江水暖鴨先知。殆指此歟。旣而酒盡。僉酩酊大醉。假寐片刻。不覺已金烏西墜。萬家燈火時矣。乃歸而濡筆。就燈下識之。聊存鴻雪云爾。

☯ 游寶山城西公園記

時值仲春。天朗氣清。羣花爭放。百草萌芽。午膳畢。信步出西城。見黃鶯織柳。紫燕穿花。魚戲池中。蜂飛枝上。景殊幽淑。乃漸行至公園。園外有小邱。雖不甚高。儼具峯巒體勢。北行數武。至一古刹。卽鄉人稱爲龍王廟者。是旁植柏樹。密蔭參天。忽聞木魚聲。見小屋一椽。一僧在內誦佛。乃折而西。入城西學堂。穿曲徑至園中。亭臺樓閣。佈置頗佳。亂石壘有假山。山上建茅亭一。可以小憩。可以登眺。亭之四週。密栽花草。芬芳撲人。每逢佳節。遊人如織。旁有石碑數方。惜字跡已模糊莫辨。徜徉其間。頗覺心曠神怡。愴然自得。復涉歷各處。直至晚鐘已鳴。夕陽西下。始循故道歸。

☯ 海甯觀潮記

八月十八日。秋炎尙熾。冒暑興行。出春熙門而東。約里許。抵海塘。祇見遊人熙攘。憑海而望。以待潮至。塘之東。有一塔。曰占鰲。仰瞻塔上。有數十人先在。余亦拾級而登。至第三層。頗覺力憊。自念既至此。復何憚而勿爲。於是鼓其勇氣。升至極巔。凭欄而望。大海橫於前。城牆踞於後。遙視對岸。則江上青峯。海天帆影。列列可數。近瞰城野。則屋宇星羅。雲樹錯綜。俱在眼底。俄而東方潮起。隱約如一線。漸近漸白。宛似銀蛇瀉地。雪濤掀天。奔騰澎湃之聲。挾山倒海而至。倏見狂波萬頃。飛掠而過。急流西去。而浪聲怒號。震天撼地。聞者罔不驚心駭魄。誠巨觀也。歸後樂甚。爰爲之記。

法租界公園游覽記

園在華龍路。法人所建。門向東北。左右石柱各一。挂電燈三四盞。懸銅牌一。上書法商球場總會規則六條。布於道右。內有中國人不著西裝者。不准入內。不准放犬入內。以人與犬并論。未免擬不於倫。然我國人於公共娛樂之場。或攀折花木。或任情涕唾。素乏公德心。見侮外人。匪伊朝夕矣。園南北將及一里。橫約四丈餘。中爲馬路。兩旁復有小馬路。茂樹夾列道周。翦然青蔥。望之若雲煙。幃幕。其東兵房四五座。殊卑隘。僅隔以短籬。嚴重之地。簡樸如斯。亦甚可怪。忽有軋軋之聲。自空際下。正驚異間。警察告余曰。此蓋無線電報。由法國來者。日必六七起。奚足異。翹首望之。電線縱橫。密若珠網。萬里重洋。視如咫尺。長房縮地。又不足奇。近聞美國發明無線電話。數百里內。舞榭歌臺。皆可收其聲。以娛耳。科學進化。誠非思議所及。由此南行。轉而東。入籬門。有草亭一。樑柱欄干。悉敗樹爲之。絕古樸。內設藤椅。遊者坐憩於斯。見野榮繞籬。木香滿架。宛然村落風景。無復十丈軟紅矣。亭下有小池。水光澄碧。天鵝游泳於內。此鵝毛羽甚豐。喙上黃下黑。爪亦黑色。由法國運來。養此園已二十年矣。霜毛雪羽。既潔且豐。使王右軍見之。當更寫道德經。籠之而歸也。由亭復南折而西。勢頗紆曲。若柏。若榆。若櫻。若芭蕉。槐柳。高高下下。恍重巒疊嶂之縈繞於前。沿途遍植野花。而蛺蝶飛舞翩翩。始悟滕王寫生之妙。過馬

路則爲園之西也。地勢宏敞，較東面尤爲佳勝。南北大草地，二方約三十餘畝。碧色平鋪，纖塵不染。內有小樹一株，亭亭玉立。詢之知爲霞飛將軍。今春來此，法商請其手植，留爲紀念。亦召伯甘棠之遺意。西人崇拜英雄，卽此可見。中有大花園，設平臺其上，以石欄環之。四面均植泰西嘉卉，高僅二尺，悉紅色。一律整齊，爛然若錦。球場設於北草地，圍以鐵絲藍布，廿餘人拋球其中。此迎彼送，跳躍歡呼，洩洩融融。未足形其樂也。其北有向南洋樓五座，卽俱樂部。每星期六及星期日，士女結隊而來，跳舞歌唱。音樂之聲，直達衢市。西望則平疇銜接，曲徑縈迴。草亭隱約於叢林，小橋橫跨於流水。其景趣必更清幽。惜未著西裝，不能入而窮其勝。爲悵惋者久之。吁。數十年前，一荒廢邱隴耳。牛羊之所踐踏，狐兔之所憑依。牧豎樵夫之所遊息，孰有過而流連者乎。自外人披其荆棘，夷其道塗，視其植則花木敷腴，視其室則樓臺崇麗，邇延野綠，遠混天碧。游於斯者，輒心曠神怡，徘徊俯仰而不忍舍去。地之興廢，豈不繫於人哉。是爲記。

第六編 走珠盤

樊樊山唐甄美人詩

打罷春牛黑牡丹。重持四美叩柴關。笑他墨腕添薪後，纔整巫雲十二鬟。（右整鬟）

香燼粉鏡一番新。憑仗鈔鑼白氎巾。不是鴉娘勤拂拭。玉臺何日不生塵。（右拭器）
烏雲天際見茶星。活火風爐手腕靈。可是玄真深竹裏。盡將水墨畫樵青。（右煎茶）
黃花魚膾美無倫。飛舞霜刀蝶鬪春。孕得玉孩兒一個。廚娘有命作夫人。（右膾魚）

薩鎮冰感懷詩

莫道暮年壯思闌。樓船北指虜心寒。義師雲集乘時發。小醜狼奔迎刃殘。不日凱旋藏甲冑。他年退隱佩琅玕。但教海內干戈息。錦繡山河任汝看。

英吉利詩人錫蘭情詩

流泉接長河。長河入東海。浩浩天風吹。中有深情在。（一解）
天地有至理。萬物自成雙。如何儂與君。不得同翱翔。（二解）
高山接白雲。駭浪互相接。不開姊妹花。辱及弟兄葉。（三解）
朝日擁地球。滄海恍明月。君不接儂唇。此意總徒說。（四解）

日詩人鈴木豹軒詩

滾滾長江萬里流。樓船駕浪傍中洲。夕陽烟樹山如畫。一水平分兩岸秋。

魚龍出沒夕波間。遠樹淒迷落日閒。千點布帆歸已盡。江平兩岸更無山。
江水汪洋湛若油。風光澄霽入高秋。青山紅樹人家小。彷彿倪黃畫裏游。

◎贈縣知事

爲問使君何所長。專門搜括異尋常。民生民死無人管。上下交爭舉國狂。
施政猶如猛虎苛。何須撫字但催科。提成獎勵終嫌少。格外浮收不厭多。
驗契而今又展期。百分之幾不須疑。鶴章燦爛胸前佩。仕宦生平得意時。
貨泉生命本相連。第一功名祇愛錢。知否樂安賢令尹。敢將衰朽惜殘年。

◎海上婦女踏青詞

踏青天氣正清明。姊妹相邀一路行。最是動人凝想處。眼波斜溜似多情。
衣衫短小華絲綢。寶髻新梳滑似油。並坐黃包車一部。膝饅頭上出風頭。
淡粧濃抹總風流。遊戲場中任意遊。鑽石金針胸上別。蘭花穿就作花球。
手中提個小皮包。兩鬢烏雲黑漆膠。香氣氤氳先撲鼻。引人沿路只釘梢。
項圍細練耀金黃。身着套裙十錦鑲。眼鏡天藍顏色亮。口啣煙捲恰噴香。

鶯鶯燕燕賽花嬌。踱過洋場第幾條。高底皮鞋新式樣。初裁衣服稱身腰。

◎文明結婚竹枝詞

結彩張燈喜事哉。牆門八扇一齊開。堂前漫供紅唐子。先要安排演說台。

華堂今日樂如何。男女來賓濟濟多。軍樂一番初過處。女生嬌唱結婚歌。

風情灑脫好身材。紗罩渾身頭上堆。不要喜娘隨左右。自家步出轎兒來。

鞠躬禮數不嫌疎。拜跪繁文一例除。紅帖金庚都不用。只須一紙證婚書。

琉璃眼鏡碧波清。玉立亭亭體態輕。最好纖纖親舉手。紅鈴小字印分明。

信物惟憑換指鑽。文明婚禮一般般。誰知到得羅幃裏。顛倒狂郎總野蠻。

◎夜臺八咏

望鄉臺懷美

臺高百丈出鄩都。不見城隅絕世姝。環佩何年歸月夜。釵鈿無計覓蓬壺。土花零落鵑魂斷。宿草荒涼鶴夢孤。同穴生前空有約。茫茫泉路獨踟蹰。

鄩都城訪豔

消閒大觀 第一集 第六編

七二

十萬腰纏富紙錢。徵歌選色着先鞭。綠珠到眼猶餘血。紫玉假身欲化烟。幾樹白楊開夜宴。一叢碧草伴春眠。渾無鐘鼓催天曙。好夢何妨睡百年。

孟婆莊留飲

憧憧竹籬乍黃昏。阿母承顏早候門。多病欲從誰解渴。無愁端賴此逃魂。瓊漿擊出雲英手。靈藥分來月姊恩。夢醒春婆春尙在。人間豔福漫同論。

惡狗村赴約

歌殘子夜可憐宵。快赴佳期慰寂寥。覓徑但愁厖吠客。渡河寧待鵲填橋。風聞蒿里猿猱。月映楓林楚楚腰。身世都無羈縛苦。相思到此一時消。

鬼門關伴宿

薜荔衣裳暴露身。一丸冷月了前因。漆燈閃爍三更語。紙帳迷離半夜春。枕畔螢飛窺悄悄。山阿鵲噪聽頻頻。只愁關外晨鷄唱。驚散孤魂逐劫塵。

剝皮亭遇舊

生逢容易死逢難。解脫皮囊好合歡。記取腰圍憐妾瘦。掬來心迹與郎看。投懷有意何曾寐。握手無溫

強熨寒。餞別長亭慚草草。一盂麥飯勸加餐。

血汚池出浴

會罷孟蘭夜未央。河燈影裏脫衣裳。太真色染紅桃豔。合德肌瑩赤玉光。錦浪飄來和紛膩。腥風過處雜脂香。佳人淨洗前生孽。應化青蓮出火坑。

奈河橋泣別

奈何橋上奈何行。行到橋邊夢亦驚。同命鴛鴦成枉死。雙飛蛺蝶卜他生。柔魂易受罡風折。別淚難填孽海平。此去匆匆無物贈。十千棉帛表深情。

詠物詩

荐身一樣新新服。韋布能完亦禦寒。一是僅存皮骨在。任人牽扯任人搏。（抹布）
本來廢物堪爲用。狗碎鷄零扎縛成。帶水拖泥君莫笑。滌除塵垢盡歡迎。（拖把）
滿腹源泉蓄脈長。竭來挹注水中央。試看一滴蓮蓬水。敢使飛塵不再揚。（噴筒）
枯木乾蘆短竹梢。頻年壁立漫相嘲。要知入戶穿房慣。玉手親攜比漆膠。（掃帚）

風花雪月四律

扯足旗兒向順流。春生滿面不須愁。垂楊那管東西倒。小草長隨罄折柔。小子耳邊憑颯颯。仙人腦後怕悠悠。平空也有波濤險。仔細舟行浪打頭。（風）

於今世界尙擡轎。錦上添花分外嬌。舊套何如新樣巧。瓶梅那比露桃妖。鬚頭錯認休相笑。麻面生成不待雕。任汝鮮紅無百日。枝頭露水不崇朝。（花）

挑來填井已荒唐。盈尺何堪再隕霜。自己門前須打掃。他人屋上莫商量。吠龐搖尾心歡喜。凍雀斂毛神惋傷。已是嚴寒况夾雨。故教老鷺實難當。（雪）

盈則虧兮往復傳。人生得見幾回圓。水中靜看成空相。海底深撈總枉然。照徹溝中真可惜。推開窗外有誰憐。光華夜夜何曾有。待到中秋色自妍。（月）

☯ 八子吟

于思棄甲被人嗤。信手拈來愧這髭。曾記東坡和小妹。聲傳毛裏戲吟詩。（鬚子）
滿臉生成幾許花。囹圄點點竟難遮。譬如一片羊肚石。任爾揩摩認不差。（麻子）
無言默默竟終身。說地談天兩不能。有口難將情意吐。祇憑手勢示羣倫。（啞子）
憐他悵悵欲何之。摸壁扶牆行路遲。天上幾疑無日月。暗中苦况有誰知。（瞎子）

兩耳何堪竅不通。清音逸響枉傳空。座間縱有高談論。近聽依然隔一重。（聾子）
百體五官一樣全。老年身段似童年。穿來短褐猶拖地。誤入陰溝作洞天。（矮子）
形似彎弓獨異生。鞠躬禮貌自然成。側身方見青天面。背曲何能直道行。（駝子）
病成軟脚走何能。上半長於下半身。矮步行來常屈膝。蹣跚總是可憐人。（癱子）

四花吟

年來兩眼漸迷離。竟日昏騰老去時。審物觀書難仔細。五花雜出敢矜奇。（眼花）
心頭樂意突如其來。絕似蓮花朵朵開。一瓣生香剛爇處。放開懷抱訝春回。（心花）
喜抱嬰孩入吾懷。乳花萬點向襟揩。鼻間香氣隨時撲。聽得呱呱與俗諧。（乳花）
鳩杖扶來力不勝。腳頭疲軟賴依憑。當年步履非常健。欲再登山恐未能。（腳花）

人海四詠

詠官

傀儡衣冠半未真。奴顏婢膝善驕人。風飄錦綬餘銅臭。日耀頭銜有血痕。巧借蛾眉邀主眷。慣投雁字
伺公門。蒼生莫問安危局。怕過秋山豺虎蹲。

消閒大觀第一集第六編

七六

詠盜

蕭蕭風雨悵何之。鑽穴穿窬夜靜時。鐙暗畫樓人睡定。月陰花徑影穿遲。間從牖上竊雙屨。日向鄰家攘一鷄。世界年來多大盜。民間雀鼠也無遺。

詠伶

秋鎖梨園月色寒。廣陵遺調爲誰彈。國魂消瘦空留影。天演存亡不忍看。入座頻添新傀儡。登場快覩舊衣冠。優伶尙有興亡感。莫作諸侯壁上觀。

詠妓

畫中神女鏡中仙。辜負青樓擁管絃。顧我驕人憑粉黛。輸卿賣笑愛金錢。香薰媚骨花常暖。春鎖愁眉月自憐。傾國何關兒女事。夢中歡笑度年年。

集吳諺三十首

好個英雄漢。人窮志不窮。與君一席話。點點在心中。
同姓不同宗。冬瓜撞木鐘。單鎗騎匹馬。事急且相從。
九曲三灣路。上江到下江。疑心生暗鬼。瞎子望天窗。

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通文達理者。碰碰吃官司。
好事多磨折。鴛鴦兩處飛。口甜心裏苦。眼飽腹中飢。
慣吃空心飯。閑來使嚼蛆。商量諸葛亮。三次顧茅廬。
依樣畫葫蘆。天師一道符。盲人騎瞎馬。糊裏搭糊塗。
一夜困弗着。更鷄半夜啼。世情如紙薄。狗眼看人低。
雨落釘鞋傘。晴天木屐鞋。一生忙碌碌。多是命安排。
富貴逼人來。鮮花連夜開。明朝風雨急。一敗便如灰。
火到豬頭爛。何須急煞人。假裝紅面孔。弗管四鄉鄰。
怕見東家面。腰無錢半文。人窮沒志氣。伸手大將軍。
有福宣同享。軍中無戲言。阿元帶帽子。無地可伸冤。
窮得口乾出。芝蔴菘豆官。金銀銅鐵錫。寶貝肉心肝。
有命上梁山。銅錢照帳還。要過好日子。生入玉門關。
無病卽神仙。功夫也是錢。血心拖到底。諸事不瞞天。

百樣百有分。自稱三脚貓。吃飯無事做。說謊鬧風潮。
出入公門裏。斯文擺擺搖。難兄同難弟。本是好同胞。
本事十分高。時常一篤糟。面皮三寸厚。還帶滿身腳。
若要家不和。討個小老婆。鷄毛當令箭。平地起風波。
吃飯做人家。橋頭三阿爹。像煞有介事。一世弗擔差。
九月菊花黃。菜根滋味長。三錢弗當兩。蘿蔔炒生薑。
膽大將軍做。非錢事不行。天高皇帝遠。到手是功名。
嘴硬骨頭軟。棉花老壽星。弗登三寶殿。也要顯原形。
亂說西遊記。原來不正經。出門靠朋友。繞煞一根藤。
闖出無頭禍。人家不肯休。七拚與八當。連夜上蘇州。
要問黑良心。吃素淘裏尋。鍾馗捉小鬼。童子拜觀音。
出賣新聞事。尼姑養小男。並非說假話。海外有奇談。
打殺人償命。衙門出火籤。自家稱好漢。情愿一心擔。

敗落鄉紳子。一生習懈饑。過冬無法想。藍布大長衫。

第七編 博覽會

男女易性奇術

澳大利之維也納大學。斯戴伊露博士者。曾以白鼠兩頭。試驗男女性之人工變更法。今竟告厥成功矣。洵近今發明界可驚可愕之事實也。其法取幼少雄性之白鼠。以術摘出其睪丸。而自其腹部之皮下。納入雌性之卵巢。縫固之。乃使處非常高溫之籠中。以健其體。久之。則創愈。而向之雄飛者。雌伏矣。更以同樣之法。切開雛小雌鼠之陰部。去其卵巢。而以睪丸納諸其腹部之皮下。則不久亦陰陽易性矣。據博士宣言。此法不僅可施之獸類。卽人類亦可用此方法。使易釵爲弁。弁爲釵也。唯通常男子之軀幹常偉大。女子則弱柔者多。男子性質則強。女子則果斷者寡。此男女性質上根本的差異。實緣其睪丸卵巢之分泌作用。各異而起。今若以此方法。使男女易性。則本爲男子。因變爲女子。後卽緣卵巢內之分泌作用。漸漸鬚髯不生。鬢聲不作。剛強勇敢之風。漸移而成優柔寡斷之習。而疑忌性嫉妒性不期而生。蓋不特形體變。卽性質亦變爲女子矣。又是女而男者。則因睪丸之分泌作用。故卽乳房停止發育。皮膚之滑者糙。弱者壯。鬚髯漸茁。膂力亦剛。如是。則巾幗亦移作鬚眉矣。斯誠科學界特別之

新發明也。

◎世界女子之手

俄京聖彼得堡畫報。著有一論說。謂賞研究世界女子之手。當推中國女子之手。最爲優美。次爲印度。而印度女子之手。實最柔軟。如反折其手指。可及腕。美國女子之手。亦優美。惟遊戲運動時間過多。遂致強硬。據謂德國女子之手。最粗劣。雖名門閨閣。一如田間村婦。英國女子之手。亦多粗笨。且露筋骨。俄法女子之手。非不優美。維過於細弱。而西班牙之女子。運用其手。非常靈妙。卽燃煙撩衣時之姿勢。亦極美觀也。

◎夫婦離別保險

美國有一特別保險公司。專爲夫婦離別者而設。其辦法則極注意各種報紙。若載有結婚事。莫不誌之於冊。西俗新婚后。夫婦必赴名勝地。或大都會遊覽。謂之蜜月。該公司查悉其回時。卽派一代表謁男子道賀。若有機可圖。卽陳以夫婦之道。並證以往事而爲之鑑。乘間出保險章程與之閱。美國夫婦離別者頗多。且離別時費用浩繁。亦爲人生大不幸之事。若經保險。則兩星期。祇需兩先令足矣。一旦有意外事發生。保險公司當代賠償損失。同時該公司并派女代表謁其婦。懇懇陳說如前。斯時夫婦若

均從其說。保險契約卽成立矣。

☯ 血衣訂成良緣

當歐戰劇烈之時。法國陸軍少尉楷本透。率師犯德西境。連戰三晝夜。未嘗少息。身撻槍彈。至十餘創之多。幸皆未中要害。然已血染征衣。力極而踣。猶狂呼進進不已。後由本國紅十字會昇之歸。入十七號病室。看護爲密斯丹密麗。係巴黎女子刺繡專門學校校長。噢咻慰問。無微不至。楷感激萬狀。兩情相契。密訂鴛盟。戰事既息。有情人遂成眷屬。婚之日。楷衣舊時血衣。背繡彩色比翼鳥。係出丹手。栩栩欲活。更手執鮮花。花光血色。兩兩相輝。觀禮者無不嘖嘖健羨。

☯ 歌聲能伏獅威

芝加高有西婦晏打域。女而有學者也。因避暑至山巔。涼風撲面。忽來大獅一頭。目灼灼有光。張牙舞爪。跳躍於前。作欲噬態。婦大驚失色。狂呼不已。回憶舊日書籍。有謂凡屬獸類。若聞歌聲。其狼戾之氣。必化爲溫和。俯首帖耳。戢戢焉俯伏。不作暴動也。婦卽而學之。獅果能爲感動。歌聲愈高。獅首愈垂。真有莫或使之之狀。偶爾歌聲乍停。獅威大振。婦歌不已。獅伏亦不已。徹夜如是。無敢問然。翌早別有人來。將獅置於死地。婦乃始脫險。現婦因歌失聲。致得弱病。當時處此危險。婦若無少年教育。觸起舊

懷則必裹於獅腹矣。

☯ 三千年前錢票

俄京亞細亞博物院得中國最古之錢票一張。係耶穌降生前三千八百年發行於北京者。有某報會著論力斥其僞。中國文字之發明。較此票之發行期後千餘年。而印刷之發明。更較之遲三千年。此其不可信者一。中國當伏羲時代。必無圖法之可言。此其不可信者二。中國之紙。始於蔡倫造之。此其不可信者三。按此票邊際。且註有細字。意謂雖富宜儉云。

☯ 狗有雪茄煙癖

法國博學家里昂。蓄一狗名落李。性頗馴。里昂愛之。出入必携之同行。里昂嗜雪茄。吸剩之煙頭。棄於地。落李必食之。一日里昂病不吸煙。故無煙頭墮地。落李乃狺狺不已。繞室盤旋。若甚弗適。與以煙捲立止。始知此狗實患煙癖。不可一日無雪茄矣。

☯ 鸚鵡可化巡警

巴黎賣鸚鵡爲業者甚多。近聞富貴之家。不惜重價爭購。市面爲之一空。初不解何故。嗣後乃悉議員比利在議院演說。攻擊政府。不設法保護地方。致令盜賊充斥。劫掠頻仍。都喜路埠有一富室。賊久垂

涎。以彼養有鸚鵡一頭。故眇不敢涉足。一鳥實勝於官差矣。各人當買鸚鵡。以爲守禦。不可徒恃巡差云爾。此各人所以爭購也。

☯ 食魚暴長軀殼

巴黎華雷斯街。有男女幼孩十餘人。一日在克落公園遊玩。忽見一奇物。墮自空中。酷肖魚類。能於平地遊行。童子無知。羣以爲魚。共携回家烹食之。翌日。凡食此物之男女幼孩。身皆暴長尺餘。面瘦而骨如柴立。聲音瘖啞。且不能起立行走。遐邇聞之。莫不駭怪。徧請醫生診視。亦不解其所食何物。急令服洩瀉之劑。以驗其糞。終未悉其究竟。抑亦奇矣。

☯ 水上行走機械

美人奧克斯脫麥非而特。發明一種機械。能於水上行走。曾於米西西米大河上試行。如屨平地。其製法祇用一大帆布。布上裝氣管。裹於臂下。四面張開如荷葉。備有帶。縛於肩腰各處。兩足縛以鴨掌式之布。卽能於水上行走。奧曾以此機械。借與捕水禽者試用。甚穩妥。雖開放巨銃。亦祇有些微之退縮力。惟用此機者。僅能於水上行走。不能游泳也。

☯ 維也納之歌女

奧國維也納府之歌妓美利達魯納得能以四肢支柱洋琴而奏曲。蓋支兩手兩足於牀上。先置其堅固之演臺於腹。以腰帶圍結頸項。通過演臺下之鐵環而連繫之。然後使有力者四人。擔置洋琴於演臺之上。準備畢。其夫樂師達魯納得氏。徐登演臺。奏惠綠踊之曲。女則腕轉續其洋琴。此洋琴之重量過半噸。人皆力不能舉。而女獨能以手足支持之。力之偉大可知矣。

☯ 屠夫一吻致富

澳州雪特奈城中。有屠夫溫區者。設肉肆於市。生涯良不惡。主顧中有一女郎。貌豔如花。日必來肆市。肉溫區見而豔之。欲與通款曲者屢矣。然自顧儉甚。慮不當女意。以故欲言又止者再。一日女復至。玉齒乍粲。嬌聲嚶嚶如鶯啼。溫區心大動。至是不能復抑。立展二臂擁女。力與之吻。女恚甚。走愬警察。溫區遂捉將官裏去。鞠訊時。法官怒其佻。判罰金以儆。翌日。城中各報。遍載其事。記述甚詳。會有律師某某。數年前受一死者之囑託。以死後遺產歸一遠戚承襲。其人名溫區。睽違久矣。苦不得其居處。以死期促。故託律師爲之探訪。律師匪不盡力。顧終莫得其人。比見報中所載姓名。赫然與溫區同。遂按遺囑往訪。盡歸其產。於是溫區放下屠刀。立成富翁。亦未始非拜一吻之賜也。

☯ 一對慘情鴛鴦

著名飛艇家康特斯基。墨西哥人也。近在路易斯維爾。與某富翁之女定情。女之父母因康一無所有。惟恃其飛機以博佳運。故阻女從之。且擬送女之巴黎以斷其情絲。康聞之。決計與女偕逃。不意爲女弟偵知。誓沮其謀。然因一時疏忽。竟被着手。一日。聞空際機聲軋軋。趨出視之。則見其姊已與意中人同乘飛機。騰霄而上。急乘汽車追之。爭駛約三小時之久。而康之油池竭。不得不旋機下降。將及地。忽鎗聲轟然。中彈而倒。女大痛。卽由其意中人身旁抽刀自刎。弟奔救。已無及。乃昇送醫院。未至卽斃。康亦奄奄一息。未幾亦含恨而死。洵一對慘情鴛鴦也。

☯ 郵遞巴掌二下

法蘭西人詭異之風。邇年以來。愈趨愈怪。種種可笑之事。年復一年。不知將伊於胡底。俗語有曰。笑話年年有。今年格外多。殊可移誦。故居是邦者。幾於無日不聞奇談。而爲之捧腹不置。云。巴黎某報主筆。因揭載某事於報。大不滿於其政治家。翌日忽得一書略曰。

○○閣下。無賴若爾。本無人肯自褻身分。與爾挑戰。然亦不得不加以薄罰。今姑賜爾巴掌二下。加於爾面之左右。所以不實用狙擊者。蓋出自余之恩施逾格也。

○○手泐。

某主筆乃作書覆之曰。

○○戒首閣下。尊意不欲實行交綏。以傷我命。但郵賜巴掌二下。聊示薄責。拜領之餘。無任感謝。茲謹郵呈槍彈六枚。加諸尊元之中。藉答盛情。務希笑納。公既以書擱我。我卽以書殺公。亦報施之道宜爾也。從此公當以死自視。不復再爲斯世之人。蓋公一啓此札。彈卽飛入公首中矣。敬對尊屍。鞠躬而退。

○○謹覆。

見之者蓋無不軒渠。

☯ 只懼母親一人

美國人羅某。有少カ曰小仙者。生而膽怯多懼。其父患之。一日特將平日搜得之種種譬喻。向之陳說。委婉曲折。冀啓愚蒙。女聞之。孳孳憨笑而已。迨演說既畢。女反一一轉詢其父曰。父苟見牛。亦將不懼乎。曰。牛性甚馴。不足懼也。曰。然則馬可不懼乎。曰。馬膽綦細。何懼之有。曰。黃犬見人。輒吠。遇之必懼矣。曰。雖吠不嚙也。何足懼哉。曰。蜂蠶有毒。父必懼矣。曰。此等微蟲。更不必懼。曰。然則父聞雷鳴。必大懼矣。其父大笑曰。蠢哉。此虛聲耳。更何足懼。小仙默然良久。乃曰。吾父之膽識。誠能加人一等。若是乎天下之物。吾父皆不之懼。所懼者不過母親一人耳。

☯ 少女請求男裝

美國培而克林獄中。有一少年女犯。名吞特兒。近上書威爾遜總統。請求特許穿服男裝。略謂前次因服男子裝。屢被拘囚。此次又爲男裝受禁。然家貧。須謀生計。如服女裝作工。每星期僅獲工資二十四先令。且受種種苛待。如服男裝。卽充釘書匠。每星期已可得三磅。又可免種種苛例。論理既能作男子事業。自不妨服用男子裝束云云。書上威爾遜總統不之准。

☯ 格林蘭之冰川

美人凱尼者。著名博士也。千八百五十三年。率部下至北極探險。至格林蘭西岸極端。與北極相去僅六百英里。乃發現一極大冰川。據凱尼云。該冰川高於水平線三百尺。矗立如堅厚玻璃所砌成之牆。遠望之恍若置身玻璃世界。而可爲北極盡路大冰洋中之巨擘。該地土人厄斯克種。所居之舍宇。均爲冰與雪所砌。而日所供給之食品。則完全恃海狗海馬之屬。

☯ 一樹建成之屋

俄國博物家福斯登。於屈忒來地力。得巨樹一棵。考其年代。當有一百六七十歲之久。福斯登乃編綴其枝幹。成爲天然之屋。上下二層。其樓板牆壁。以及屋頂。皆以枝幹聯結而成。樓上窗門十二扇。樓下八扇。亦以樹枝編成。雨淋日炙。霜蝕風吹。屹然不動。建築之奇。一至於此。

☯ 女孩能知秘密

美國瑪撒初色省。有女孩。姓密婁。名皮勒。年甫十齡。天資穎異。能知人秘密事。瞭如披圖。遇不相識者。輒能道其姓名職業。美國著名心理學家。爭往考驗。相與驚駭。曰。是必上帝特賦以第一種眼光。故能如是。人或懷時計。皮勒能言其裏面所製造之年代。人或懷銀幣。皮勒能言其幣面所刻鑄造之時日。抑亦奇矣。

☯ 歐美手帕隱語

墜巾於地。意謂吾等將結爲朋侶。

纏繞兩手上。謂無足輕重。

以手引之。橫置兩頰上。謂吾愛爾。

兩手持握之。謂吾恨爾。

置之右頰上。謂是

置之左頰上。謂非

纏繞右手上。謂吾愛他人。

纏繞左手。上謂吾願避爾。

摺之。謂吾願語爾。

置之袋中。謂事已畢。

☯ 歐美涼傘隱語

謂無關輕重。則置傘肩上。

謂吾不懼危險。則舉之過於頂。

謂吾願倚爾臂上。則置之右邊。

謂吾以爾不避艱阻。則闔之。

謂吾愛爾。則以臂挾之。

謂吾能擊爾。則持其顛。

謂吾甚賤視爾。則持之如杖。

謂吾恨爾。則擊傘頂。

☯ 歐美詳夢新解

夢見橘……榮。

夢見花……吉利。

夢見麥……財。

夢見稻草……窘苦。

夢見紫蘿蘭……所作之事。美滿成功。

夢見松……凶險。

夢見蘋果樹……有好消息。

夢見青天……吉利。

夢見日蝕……喪失。

夢見月蝕……獲利。

夢見下雨……有饋贈品。

夢見下雹……有吵鬧及憂悶之事。

夢見下雪……好收成。

夢見暴風雨……危險。

夢聞雷聲……危險。

第八編 軒渠鏡

談鬼色變

衆客聚而談鬼。一人進而問曰。天下之鬼。固無姓名。不識可有綽號。客曰。有。吾試與子言之。舉止慌張者。急鬼。性情暴躁者。火鬼。見財起意者。貪鬼。見食亂搶者。餓鬼。賊頭狗腦者。猴鬼。短歎長吁者。怨鬼。一毛不拔者。慳吝鬼。一文不捨者。寒酸鬼。書霧騰騰科場鬼。終日昏昏瞌睡鬼。指賣產業房中鬼。收買玩器古董鬼。推三阻四摸索鬼。七竄八跳輕腳鬼。慣弄虛花脫空鬼。遇事延挨邈遑鬼。背地害人刻毒鬼。暗中打算刻薄鬼。巧言如簧是非鬼。大言不慚拉天鬼。逢人告苦嘶窮鬼。到處爲家逃荒鬼。說人笑人尖酸鬼。無算無思倒灶鬼。不顧前後冒失鬼。不圖上進下作鬼。東張西望偷飯鬼。東撞西騙白食鬼。目中無人大頭鬼。身材短小丁香鬼。服人使喚鐵罐鬼。畫上招牌蠟燭鬼。容顏憔悴癆病鬼。志氣昏頹鴉片鬼。鼻涕眼淚噙喪鬼。拖鞋拉跋鴨兒鬼。無端生事鬼頭鬼。有意生衅尋事鬼。弄人竭力幫襯鬼。奉承到處張羅鬼。至於面目可憎者。厭鬼。爛醉如泥者。酒鬼。偷香竊玉者。色鬼。打牌擲骰者。賭鬼。又有五色

名者。青面鬼。黃甲鬼。赤髮鬼。黑水鬼。白日鬼。更有斧鉞不怕者。催命鬼。陪喪鬼。短命鬼。闖禍鬼。活見鬼。這不是鬼綽號麼。聞之令人色變。

賣外國糖

樟腦丸。其功用足以辟穢。夏日天氣漸熱。一般小販。每向茶肆中叫賣。有某鄉人初涉滬上。一日飲於某茶肆。見賣者將此丸滿盛盤中。其形圓而其色甚白。以爲糖也。遂購數枚。擬一嘗其味。賣者明知其誤認食物。因貪圖獲利。但微笑而不言。鄉人取而嗅之。惡氣觸鼻。不勝詫異。向賣者曰。此種外國糖。其味何難聞。若是隔座見之。爲之捧腹不止。

何敢多言

某甲新雇一僕。蠢甚。終日嘵嘵不休。甲厭而禁之曰。嗣後非余問汝。汝切勿多言。致干未便。僕唯唯。自此卽終日不一語。甲頗慰他。日甲宴客。折柬遣僕。往邀多人。迨餐時屆。衆客先後集。獨甲之至友某乙未至。因停餐久待。衆客皆有倦容。而乙仍杳然。甲焦急甚。乃召僕詢之曰。汝曾至某處否。僕曰。然則彼言何時來。曰。彼言今日承主翁寵召。極應前來赴約。奈適以有事不能至。甲大怒曰。然則汝何不早言。僕徐曰。日前主人不嘗詔某以非主人問者。不許多言乎。則主人未問。某又何敢多此一言耶。

◎女主立憲

某懼內不得自由。時存一革命流血之思想。一日有友來訪。坐談之下。專以革命與友言。友聽之。大笑曰。子言革命。固是最高目的。然內受尊夫人壓制。豈革命者所應爾耶。某奮然起曰。是亦須革命。君如不信。請拭目俟吾手段。詎意妻在屏後竊聽。突然而出。厲聲曰。你革命待何如。某大驚失色。連忙跪地。哭而言曰。不過要求女主立憲而已。妻不解其原因。問其友曰。何爲女主立憲。友曰。如外國女皇一樣。妻曰。可以做得。但須預備。不准要求。

死於臥床

某甲見一兵士。面有憂色。詢之。知其父兄皆新自陣亡。故乃謂之曰。子之父兄既皆死於兵。子何爲仍入兵伍。豈不懼死耶。兵士聞之。默然。既而驟問曰。君臥床乎。甲曰。然。曰。君之父兄尙健在乎。曰。家門不幸。已於年前染時疫死矣。兵士曰。然則君之父兄。非皆死於床乎。甲又曰。然。兵士乃厲聲曰。然則子何獨不畏死而臥於床耶。

◎光頭女婿

某學究不識新人物。最喜愛讀書。人生一女。必擇佳婿而字之。後擇得某生爲婿。某生誠翩翩佳公子。

也。成親後分居兩處。適民國成立。下剪髮令。而某生披薙一光。學究不知也。一旦學究因放假至壻家。而婿尙未起。女入廚作早餐。學究獨坐無聊。入壻臥室。喚之使起。其時壻面內而臥。學究見而異之。厲聲呼女曰。爾做得好事。竟敢與和尚通好。女笑曰。兒姘這和尚。是父親作主的。語次壻醒而起。相顧大笑。

詆人自詈

甲乙丙丁四人同爲旅客。均有妻在家。甲素大言而誇。好談諧。然時時恐人以諧語侵己。每預防之。常以言語抵制人。反成自詈。甚可笑也。時際仲春。細雨連綿。客館無聊。閒居談天。謂甲乙丁三人曰。春雨綿綿。妻獨宿。三兄皆然。乙等曰。君亦然。甲發言後。卽防人亦以言辭侵己。聞乙等言。不加細審。冒然答曰。我曷嘗如是。乙等闐堂大笑。皆曰。君妻在家不獨宿。君將何以堪。甲始悟。亦大笑。

連環酒令

甲乙丙三人聚飲。酒至半酣。甲謂乙曰。我們行一令。須要兩物。一箇顏色。一字能分兩個。並要用二句連環起來方可。乙丙曰。你旣出令。就由你先行起。甲曰。一個顏色霜與雪。一個朋字兩個月。不知那個月下霜。亦不知那個月下雪。乙曰。一個顏色痰與沫。一個炎字兩個火。心火吐痰。肺火吐沫。丙曰。一個

顏色粥與飯。一個卵子兩個蛋。一個把你吃粥。一個與他吃飯。

窮漢裝死

窮措大嗜賭成癖。而每賭輒負。其妻數戒之。窮措大不從焉。一日窮措大又邀友人來。盡其窮作樂之興。及局終計之。負友人二十金。窮措大已屬環堵蕭然。爰不知何以出此困難也。入而與妻計。妻曰。汝明日何不佯爲亡故。彼當不致見迫也。且人亡則無證。彼又何言。窮措大從之。朋日友人奔臨。見靈柩置於堂。其妻泣于旁。友人知其亡矣。哀之曰。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乃轉而爲孀婦憂。不惟寬其全數。且更略有資助焉。但妻雖經債主強其受之者。再仍卻之也。窮措大在棺中聞之。大垂涎。已忘其身居何所矣。忽自棺中躍出。伸其手而呼曰。吾妻不如受之爲佳也。

避債看梅

一狂士家徒四壁。而嗜梅成癖。舍後隙地。徧植梅花。其開門七字。不問也。歲除夕。至甌窳生塵。不復能舉火。而一般債主。又復麇集於門。乃徘徊終夕。借梅花叢。爲避債臺。口占一絕以寄意。滿腔心緒亂如麻。柴米油鹽醬醋茶。我亦顧他娘不得。逃來逃去看梅花。

正是臭蟲

某甲於項下摸得一臭蟲。因其有關顏面。急擲之於地。曰。我認道是個臭蟲。原來倒弗是臭蟲。其友某乙素好事。乃俯身檢之。起曰。我倒認道弗是臭蟲。原來正是一個臭蟲。甲聞之大窘。

不善阿諛

鄉有士人性爽直。與富者交。不善阿諛。他日富者戲謂之曰。吾家資鉅萬。若能媚我者。願分半與。若何。如士人答曰。君子素貧賤。行乎貧賤。媚胡爲者。且君既分半與我矣。則我與君富當相埒。何媚君爲。富者又曰。但須若能媚我。我卽將家資悉數與君。亦所不吝。士更大笑答曰。誠如君言。則我富君貧。君應當媚我。我又何必更媚於君耶。

兩隻飯桶

算學教員某。命一小學生試演加法。生瞠目不知所謂。教員怒曰。飯桶。譬如我與你相加爲幾。何。生應聲曰。兩隻飯桶。教員怒。斥其獸。生急辯曰。這是我父母生得我獸。不是我自己獸的。先生爲甚不責我父母。而獨來責我呢。

種竹食肉

二人閒譚。一曰。諺云。無肉令人瘦。無竹令人俗。余今後擬栽竹於余屋之前後。每飯時。不離肉糜。庶幾

人品自高。又可心廣體胖矣。其一曰不然。以余所見。欲不瘦不俗者。不如天天以筍燒肉。爲適口之肴。饌則既不致瘦。又可免俗。不且省却許多煩瑣耶。

☯ 項僵命在

慧徒某。一日爲人所愚。令負錢百千赴遠道。約以相贈。某不辭。欣然肩之往。途遠弗能屈。又不勝重量。乃至僵項不能起。一人譏之曰。金錢儻來物。若何自苦。乃爾。某答曰。君自少見。豈不聞愛錢不愛命之說者。况某項雖僵。而命尙在。復何樂而不爲耶。

☯ 烟鬼風雅

阿芙蓉者。美名也。嗜之者。指不勝屈。其最上者。曰清膏。色融融如酥。光潔可喜。對火燒之。勃勃發出青煙。微有清香透鼻。至其味之何如。則非深于此道者。不能辨也。有宋某者。解吟咏。酷好書畫。且有潔癖。室中琴書滿架。設甚楚楚。寫一梅花帳。終日噴雲吐霧。其中致足樂也。煙榻精美無匹。榻上有一橫匾。署曰色香味三字。又自撰一聯。懸於兩旁。云。半床哈喇狼皮褥。一盞玻璃鴉片燈。極有風味。可謂煙客之雅流者矣。

☯ 知事語塞

某知事糊塗蟲也。歲值凶荒。鄉民紛紛報荒。知事曰：汝等今年花米豆收成如何？試一一報來。鄉民曰：花收三成。米與豆各收三成。知事大怒曰：然則花米豆已九成矣。九成之歲。尙報凶荒耶？鄉民笑曰：老爺亦知小的年紀幾何？知事曰：汝三十左右乎？鄉民笑曰：否。小的今年已一百一十九歲矣。知事忿然曰：胡說。鄉民曰：小的父親六十有四。小的三十有七。小的兒子十有八歲。是一百一十九歲也。知事啞然曰：天下烏有以乃父乃子之歲爲己有者乎？鄉民曰：然則豈有以花豆之收成。作爲米之收成乎哉？知事語塞。大呼曰：退堂退堂。

☯ 重用麻黃

一醫粗識之無。便懸牌應診。一日。有以寒疾造門求治者。醫爲診後立方。重用麻黃二兩。病者略知醫見而駭曰：僕素體羸弱。用此猛烈表劑。恐不勝任。醫答曰：尊疾惡寒無汗。非用此重表。延入他經。恐防傳變。某立方工穩。一遵本草。蓋本草明明有麻黃一味。不宜輕用之說。旣不宜輕用。不自然應當重用耶。

☯ 吟詩催花

某叟世居吳門之西北。生三女。長適某學生。次適某律師。三適某承發吏。春日招諸壻飲於家。席間。叟

偶指所植山茶曰。往年此花開最早。今春尙未發芽。吾聞唐宮有下詔催花故事。諸郎皆美才。盍爲我各賦一詩。以當羯鼓何如。諸壻欣然曰。可。卽請岳翁限韻。叟命遂以茶花芽三字爲韻。壻詩思敏捷。先搖首吟曰。吾事嘗聞如此茶。無其葉矣少其花。苟非枯槁而死者。豈有從而遂不芽。次壻曰。大襟丈書生本色。宛轉陳詞。彼何知畏。吾請爲翁訟之。乃吟曰。呈爲台前不法茶。到期規避不開花。哀哀敢向東皇訴。恩賜簽差押放芽。三壻曰。呈則佳矣。或恐未必邀准。我當行牌以催之。遂大聲誦曰。照得無知疲玩茶。抗延逾限不開花。信牌右仰東風去。火速通知卽發芽。叟大喜。

癡人妙語

一家有二女適人。長適雅士。次適癡漢。一日會於岳父母所。岳繩長婿以勉癡壻。癡壻殊不服。因共遊園。指池中鴨問長婿曰。鴨何以能浮水。答曰。鴨有毛羽故浮。癡壻譁辨曰。船無毛羽亦浮。彼說非也。行樹下。見果實半紅半綠。岳又問故。長婿曰。向陽者紅。背陰者綠。癡壻又非之曰。難道西瓜是翻轉長成。末至園盡處。有混園。其旁草甚茁壯。長婿指之曰。近廁之壯如是。癡壻更覲然曰。若以近糞而物壯。人身臀與股連。兩股雖壯。而他物未能稱是也。

私處有痣

某甲粗識之無。貧無聊賴。於破屋中拾得麻衣相法。賸本寶爲不傳之祕。無間寒暑。揣摩而成。入市廛假塔前盈尺地位。置筆硯獵資自活。三五僮父。顧問休咎。談言微中。以故聲譽鵲起。圍而觀者如牆堵。一日有某乙間談瑣屑事。忽貿然問曰。婦人私處有痣。主何吉凶。甲曰。此貴徵也。係尊夫人否。乙曰。非也。嫂氏實有之。甲曰。叔嫂無肌膚之親。何能深悉。乙曰。家君昨爲我言之矣。甲更駭曰。尊嫂隱處有痣。而尊翁知之。此事從何說起。乙遽應曰。實告君。家尊昨夜爲拙荆演說種種。我伏床後。故聞之較詳。甲瞠目半晌。乃恍然一笑。無言而罷。

☯ 作賊餬口

教員某。家素寒。一賊潛入圖竊。遍撿無長物。悻悻而去。甫出門。帥乃朗吟曰。風淒月黑夜迢迢。辜負勞心此一遭。架上破書三五卷。不妨攜去教兒曹。賊應聲答曰。聞道先生富有餘。特來相訪到尊廬。觀君一派淒涼况。願捲漁竿別釣魚。教員大驚曰。足下如此大才。何故屈身爲賊。賊又應聲曰。小可偶爾失職。聊爲餬口充饑。

☯ 十三點鐘

某甲晝寢。其妻忽促之醒。曰。十三點鐘矣。胡尙不起。甲怪其語不倫。起視壁上時計。則正一點五十五

分鐘也。詰以故，則曰：長針十一點，短針二點，合計之，非十三點鐘耶。

☯ 開門得刀

有某甲在某處設館，獨宿齋中。四壁蕭然，空無一物。一夕更深，人靜，不能成寐。忽聞門外有脚步声。潛聽之，門上格格作響，知爲偷兒來也。某以耳貼門，細細察聽，見門扇漸漸移動，乃隔門低語曰：爾錯矣。此處係是書房，破書數卷之外，吃着俱在身上。爾如不信，何妨進來小坐。以破長夜岑寂也。突然拔門開門，賊聞之，逃奔而去。以火照之，門外有挖門小刀，遺落地下。某拾而得之，依舊掩門而睡。越日告人曰：昨夜有人挖門，吾只以爲賊耳。乃一吃大菜朋友也。送我小刀一事，正可作裁紙之用。大妙大妙。

☯ 與子同夢

一客訪其友，見友在內室，久不出，倚座而睡。其友出，見客睡熟，不忍驚擾，亦對座隱几臥焉。已而客醒，見主人酣睡，則又睡。主人醒，見客尙睡，則仍睡。及客再醒，則天色已暮，主猶未寤，不得已始潛蹤出。他日，主遇客於途，向之道歉，客忽正容謝曰：詩不云乎，甘與子同夢，不如是固不足以稱知己也。

☯ 糖汁烏龜

有唐某者，每逢隣近說書，不名一錢，前往坐聽。該處之人，皆厭惡之，而莫可如何也。一日，某處新開茶

館有老說書某甲。知其人。某日說至打諢處。曰某處有一富翁。新開南貨店。對貨客曰。小店各色全備。倘有一件缺少。願罰銀一千。言未畢。突有一狂生至店。買蜜腳魚。夥曰。有。明日來取。當往陰溝內。捉一烏龜。取糖汁浸一夜。次日其人來取。曰是糖烏龜。並非蜜腳魚。唐某初猶側耳細聽。至此竟坐不安身。躡足而去。傍觀莫不撫掌大笑。

公費不公

官場酬應。開口必曰公事忙。然此語乃政界紅員所敢言。若浮沈宦海。無臭無聲者。雖欲求其忙而不可得。有某達官。設宴請客。客爲某部參議。而兼數差者。珊珊來遲。一入座。卽自謝曰。公事大忙。不克早臨。有勞公等久候。心甚不安。一客笑曰。君既貴忙。何不請弟分任。以均勞逸。某參議曰。老兄若肯自効。有何不可。但尙有一緊要問題。在客急問其故。某參議曰。公事可公。公費不可公。

惟陳故清

相傳黃河千年一清。爲不可多觀之遇。一日有客在某校書家擺酒。主賓皆豪於飲。拇戰約三時許。而興尙不衰。時喚添酒。酒到卽罄。喧呼之聲。不絕于耳。及後添來之酒。竟與添淡茶無二。既不似紹興。嗅之又絕無燒酒氣味。主人大怒。謂不應以撈水搪塞。娘姨等急分辨曰。今日已晚。無處購買。此係家中

二十年前所藏。惟陳故清。飲之且可醒酒。非大少。他人不與飲也。主人大喜。信以爲真。痛飲至天明而罷。

☯ 貪官刮地

貪官剝削民脂民膏。謂之刮地皮。任非一任。刮了又刮。上至高壤。下及黃泉。甚至刮到地獄。可爲浩歎。有一貪官。將要卸事。查點行裝。連土地也裝在箱內。怨聲載道。臨行無一人送之者。蹙蹙出得城來。真是人稀路淨。忽見路旁數人。身軀僵僵。面目狺狺。棹設菓盒。齊來公餞。官問爾等何人。答曰。我等乃地獄鬼卒。蒙大老爺高厚之德。刮及泉壤。使地獄鬼卒。得見陽世天日。感恩非淺。特來叩送。

☯ 得力於畜

一幕客善作諧詩。每有警句。必得當道所賞識。曾手錄其斷句云。狐衝官道過。狗觸店門開。又賊貓臨鼠穴。饑狗舐魚砧。等句。自以爲狀物入微。極生平得意之作。正高聲朗誦間。一士人顧而唾之曰。原來先生歷年之衣食飯碗。乃得力於幾個狐狗貓鼠耶。聞者爲之失笑。

第九編 散花籃

☯ 憤時新道情

歲歲年年人不全。(劉希夷)江湖滿地一漁翁。(杜甫)請君休說長安事。(白居易)乍可狂歌草澤中。(高適)咱家山陰道人是也。半世蹉跎。百般潦倒。三千丈平生豪氣。消磨在瘴雨蠻烟。四十年逆旅羈愁。生受些曉風殘月。一肩行李。已飽經世路崎嶇。兩眼昏花。早覩透人情冷暖。身歷的朱門蓬戶。見更番花落花開。眼看他滄海桑田。凡幾度潮來潮去。日來老身閒暇。信口胡謔。做成幾首道情。大抵一時遊戲。且請諸公安坐。細聽貧道唱來。

走江湖。數十年。看浮雲在眼前。凡人不讀神仙傳。蒙莊坐閱人間世。鄒衍高譚海外天。把塞翁得失思量遍。謔幾句山謳野曲。不勞他鐵板銅絃。

看東風。柳絮狂。到西風。柳葉黃。樹枝兒也有興和旺。豐臺芍藥朝承露。湘水芙蓉夜拒霜。孤芳冷豔誰能賞。算止有孤山詩句。好陪他彭壺壺觴。

得時人莫慢誇。失時人莫浪嗟。看閻浮世界般般假。百年隙駒無多日。七世華貂有幾家。把向來妄念丟開罷。論富貴草頭著露。說功名鏡裏看花。

算聰明。最誤人。好文章。不救貧。被聖賢傳相勾引。十年黃卷成何用。一領青衿誤此身。便雕龍倚馬無人問。一任你文心似錦。只博得垂髫如銀。

建奇謀。立大功。到頭來。也是空。名垂青史知何用。三山門外誇擒虎。五丈原頭說臥龍。時移世換都如夢。試看那大江東去。浪淘盡多少英雄。

溯周秦。說漢唐。論人才。較短長。二千年不少卿和相。風來桐樹多吹倒。月落梅花欠主張。臘鎗頭慣做喬模樣。道有甚神通法術。總無非鬼混排場。

賦秦樓。戀楚娥。鬥鉛華。艷綺羅。銷魂砦小偏難破。稱心春日紅粧好。轉眼秋風白髮多。鶯花歲月匆匆過。待到得美人黃土。可能留明鏡青蛾。

對花枝。把酒杯。且高歌。且放懷。問古來豪傑誰還在。旌旗五色單于塞。節鉞三登上將台。終須拋却黃金帶。麒麟塚悲風松柏。翡翠樓落日蒿萊。

煞（尾）世間萬般都是假。只合說漁樵話。高歌茗椀旁。團坐茅簷下。俺呵。若不遇有緣人。也不將漁鼓打。

☯ 警世新道情

好風流。美少年。挾花游。伴柳眠。偷香竊玉平生慣。功名誤爾胭脂虎。志節虧人露水緣。回頭快把情絲斬。切莫負無邊孽債。累妻孥倍息償還。（戒色）

好博。擲萬錢。鬥輸贏。廢食眠。揮金如土。供人騙。親朋笑罵。佯無忌。檻樓衣衫不自慚。痴心還逞英雄。
漢銷盡了良田華屋。只落得妻子飢寒。(戒賭)

好居奇。累萬千。羨陶朱。拜計然。銅山金穴都謀占。危如虎尾。甘拚命。細甚蠅頭也慕羶。一朝悖出情彌。
慘。早知道。鼠孫揮霍。悔做了牛馬當年。(戒貪)

好便宜。弄舌端。欺庸愚。罵懦頑。損人利己都招怨。忍心害理成奸計。暗箭傷人強笑顏。一朝禍報身難。
免。倒不如和平忠厚。走天涯到處良緣。(戒刻)

好矜誇。善說張。藐周秦。蔑漢唐。目無餘子誰依傍。拔山蓋世雄無敵。醜酒臨江氣自揚。不知天道盈而。
蕩。縱爾有高才美質。要虛心莫作輕狂。(戒驕)

徐佩梅開篇

風和日暖。艷陽辰。獨坐璇闈。淚滿襟。奴家是。貌美如花年正少。而今邊作未亡人。想當初。

與君相遇。居青島。文字相知。戀愛深。朝向妝臺勤問字。夕來燈下互哦吟。海棠雖被梨花。

壓。薄命紅顏自古云。况是專房邀特寵。憐卿憐我過光陰。都只爲。八十三日袁皇帝。會。

弄籌安起野心。舉事先須鋤異種。元勳未做罪先臨。只因燬宋酬勳位。惹起無窮大禍根。

只爲君。功名貨利心偏切。一力擔當不少停。債票願酬三十萬。拍電申江應桂馨。車站
一鎗雖得手。昭彰天理不容情。命案牽連人甚衆。第一當災武士英。應趙俱由非命死。主
謀次第命歸陰。獨君趨避原工巧。青島潛居自隱身。數載逍遙逃法外。年深日久事銷沈。
何期天網疏還密。重到春申自現形。債案清理思出獄。仇人相見眼偏明。幾費磋商終引渡。
京師法院再開庭。無期屢判難甘服。高級機關上控殷。法律豈能容狡展。絞刑判定卽須
行。妾雖水性楊花女。敢忘嗚寒問暖情。也曾送飯來狂狷。又送衣裳進鐵櫥。幾次欲詢身
後事。喉中嗚咽不成聲。一朝聞得新機到。嚇得儂心膽戰驚。郎本痴肥身體重。橫飛血肉
慘難禁。旁觀議論都稱快。謂伏冥刑身首分。不是王敦曾割舌。恍如董卓點臍燈。萬卷藏
書難斥賣。猶勞朋輩助棺衾。老而不死原爲賊。留得污名在汗青。大案六年今結束。鬼門
關上會君臣。君也曾。讀書服習先賢訓。文藻才華四海欽。佐幕居官南又北。堂堂內務秘
書廳。若論祖澤尤悠遠。共說毗陵舊德門。理欲偶然差一念。到頭追悔待來生。自古殺人
原自殺。其間枉自逞精神。妾是。遇人不淑空嗟歎。命犯孤鸞受苦辛。對小鳳仙尤自媿。
慣能擇是木良禽。到如今。大難來時應撒手。夫妻本是鳥同林。恰當紀念逢寒食。麥飯紙

錢祭汝靈。願年年來演一齣小上墳。

◎ 離婦相思調

春季裏相思春歸客在先。傷心呀人兒悶坐小樓前。恨難言。伊人一去經歲又經年。懶把眉峯掃。徒將
眼角懸。可憐儂夢魂顛倒將他念。莫不是在外面有甚麼好姻緣。儂呀儂的天。天兒呀。他不是負心人。
爲何陡把心腸變。他不是負心人。爲何陡把心腸變。

夏季裏相思怕去賞荷花。見鴛鴦交頸雙宿又雙飛。把儂欺。輸我柔腸結。瞞人捧面啼。最淒涼夜深兀
自嘍嘍語。只問他不戀儂到底是戀誰人。儂呀儂的天。天兒呀。儂有一片心。昨朝已付書中寄。儂有一
片心。昨朝已付書中寄。

秋季裏相思黃花是我栽。秋心呀獨抱時時好難挨。怎安排。淚掩芙蓉面。羞含荳蔻胎。故撩人呀一雙
蝴蝶真無賴。他飛來飛去總是不分開。儂呀儂的天。天兒呀。祇等我的他來。我二人也會做多情態。祇
等我的他來。我二人也會做多情態。

冬季裏相思梅花欲笑儂。他笑儂消瘦煞是可憐蟲。兩惺忪。弔影魂偏化。懷人淚轉濃。珊瑚枕上好夢
可能通。迷離呀撲朔又是一場空。儂呀儂的天。天兒呀。夢境太匆匆。醒來依舊寒衾擁。夢境太匆匆。醒

來依舊寒衾擁。

四季裏相思整整害一年。尋簷呀乾雀惜惜對我言。報郎旋預備玻璃盞。鋪張玳瑁筵。笑容呀可掬。走到鏡奩邊。重勾呀螺黛意欲博他憐。儂呀儂的天天兒呀。忙去揭門帘。揭開門帘人不見。忙去揭門帘。揭開門帘人不見。

上海范高頭

閒來無事情呀。唱唱解解悶。諸公格各位大家靜靜聽呀。勿唱末前朝後代情呀。單唱那格一個末有名白相人。

人稱范高頭呀。大眾都知聞。三十格年前可算那麻溫呀。交友末寔在格講交情呀。劫富那

格濟貧末天生義俠心。

賊種算倭奴呀。各事無理心。專門格想拿中國人來欺呀。高頭末一見氣不平呀。就拿那格

倭奴末翻到黃浦心。

事情來發生呀。官廳要捉人。諸親格好友勸俚來出門呀。俚倅末一些亦勿在心呀。手鎗那

格拆子末終歸帶在身。

朋友林得勝呀。真是黑心人。得恩格勿報反做領捉人呀。可憐末高頭不分明呀。披枷那格帶鎖末做了獄中人。

一到蘇州城呀。官府來審問。高頭格承認親手殺洋人呀。文書末一角到北京呀。不多那格幾日末文書轉回程。

四月十八日呀。高頭定罪名。炮聲三响身首兩離分呀。可憐末英雄命歸陰呀。活捉那格得勝末惡賊見閻君。

奉勸同胞們呀。交友要留心。偶一格不慎性命要被害呀。勿信末請看范高頭呀。損了那格銅鈿末又傷自己身。

🌀 崑劇五更調

一更一點月在天。借廂遊殿。唛呀吓得而噲。惠明寄柬。鬧莊救青宵光劍。一文錢。漁家

樂呀。刺梁相面。唛呀吓得而噲。大宴小宴。

二更二點月兒清。歎骷扇坟。唛呀吓得而噲。哭像聞鈴。遊園驚夢牡丹亭。後尋親。麒麟

閣呀。三擋掃秦。唛呀吓得而噲。殺德遣青。

三更三點月正圓。墜鞭入園。唵呀吓得而噲。掃花三醉。回回認子慈悲愿。堆羅漢。占花魁呀。受吐獨占。唵呀吓得而噲。借妻堂斷。四更四點月光稀。嚴壽醉二。唵呀吓得而噲。相會麻地。戲叔別兄義俠記。連環計。水滸傳呀。盜甲偷雞。唵呀吓得而噲。男祭女祭。五更五點月正闌。出塞和番。唵呀吓得而噲。思凡下山。演官惡夢人鬻關。虎囊彈。鐵冠圖呀。守門殺監。唵呀吓得而噲。團圓三代。

十隻檯子歌

第一隻檯子四角方。岳飛槍挑小梁王。武松手托千斤石。姜太公八十遇文王。
 第二隻檯子湊成雙。轅門斬子楊六郎。諸葛亮要把東風借。三氣周瑜蘆花蕩。
 第三隻檯子桃花紅。百萬軍中趙子龍。文武全才關夫子。連環巧計是龐統。
 第四隻檯子四角平。呂蒙正落難破密登。朱買臣山上挑柴賣。何文秀私行唱道情。
 第五隻檯子是端陽。鶯鶯小姐燒夜香。紅娘月下偷棋子。勾引張生跳粉牆。
 第六隻檯子顏色黃。閻婆惜活捉張三郎。宋公明投奔梁山上。金沙灘救駕小秦皇。

第七隻檀子像七巧。蔡狀元去造洛陽橋。觀音龍女同作法。四海龍王來早朝。

第八隻檀子只只好。張公月下鬧江宵。判斷陰陽包文正。張飛喝斷瀟陵橋。

第九隻檀子菊花黃。王婆照應武大郎。潘金蓮結識西門慶。藥死親夫見閻王。

第十隻檀子唱完成。唐僧西天取經綸。孫行者領路前頭走。山中遇着怪妖精。

罵曹大鼓調

老精神無半點塵埃。輕裘短杖鬢瀟瀟。酒越顯得氣宇端嚴。貌似蒼骨似鶴。恨平生空抱雄圖失本意。人悲蜚夢幾層席。殘魂斷赴泉台。命似鴻毛巾幗中。昭昭俊傑吐經綸。肝胆只有漢。閨閣內。耿耿丹心異世俗。金石性氣不降曹。因警衆一條白鍊鐵錚錚。取義成仁徐庶的母。千古慷慨激昂。筆作哭聲。墨滴雨淋。小牕塗寫女英豪。太夫人見徐庶請安在膝下跪。此一驚如地震。山崩魄散魂飛上九霄。戰兢兢瘦體慌張張立。模糊糊老眼怔忡。惡恨恨杖藜戳地撲通通的響。怒衝衝白頭雙鬢顛巍巍的搖說你你你何故忽然到許昌。其中必有曲折的事。講講講根根底底明明白白。若有一字支吾。娘可斷不饒。徐元直免冠叩首雙垂淚。說爲兒的一身雲水。四海閒遊。多年梗泛似萍漂。想不到我娘親奉養無人。兄弟徐康身病故。兒祇貪着從水鏡先生司馬德操。竭力虛心把藝學。新野縣。湊機緣。龍虎

風雲狂歌一曲逢劉備。近日來保皇叔參贊軍機。大破曹仁展六韜。接手諭驚魂痛膽。方曉娘親身在許都遭縲紲。因此上急忙忙踏雪凌霜。披星帶月。關山匹馬路迢迢。太夫人勃然大怒說。書何在。元直說有。爬半步擎着封筒請老母瞧。女英雄目似燃犀。清如秋水明如鏡。說好冤家受人愚弄處。還是小兒曹。這封書閃爍荒唐。因何就認作娘的親筆。並不將文情字體細留神。用意推敲。似這般眼既瞎。你心又瞎。瞎眼瞎心把人氣倒。辜負我熊丸柏舟。數載殷勤。諄諄切切。切切諄諄。那樣的訓誨教導。最堪傷你父早亡。我那徐康兒又死。暮年人零丁孤苦。衣食薪水自操勞。幸風聞我兒你良禽擇木歸劉備。只當你學業進。心地明白眼力高。仗義振綱常。盡把國賊滅。圖寫雲台上青史姓名標。不承望雄心一片化寒冰。生下無能你這不肖的小兒曹。你老娘生前抱愧。死也含羞。只落得塵世黃泉。被那人鬼都笑嘲。太夫人顏色慘悽。話到傷心悲切切。眼中淚潮生泉湧。點點滴滴似亂珠拋。說你爲何認假爲真。因一封書把一世名節傷了。也想想娘平日爲人。怎肯教吾兒俯首入籠牢。你棄明投暗與國賊爲伍。令萬古千秋人唾罵。我徐門中歷代先靈。誰不怨背君的逆子。叛國的遺苗。小徐庶你捫心自問。到將來死後如何把祖宗見。難爲你投師訪友二十年。像這樣目瞽心昏。不知你怎樣學。想人生世路崎嶇。舉步艱難。全憑一雙俊眼。分皂白。辨邪正。明經達變。要識見高超。中山靖王的真嫡派。聲華人品羣推。

劉備漢世國賊。挾天子令諸侯。世間誰不恨曹操。你的娘冰心似鏡。鐵骨如珊瑚。焉能怕死。你的娘富貴不移。威武不屈。豈肯求饒。那書中說着得汝降。能免我死。你細瞧。可是娘的話。最可憐。是我養的孩兒。還自負聰明。娘到底是甚等之人。你竟不曉個分毫。那曹瞞鬼計陰謀。賺我到許昌。這般敬重。程昱賊助紂爲虐。詐稱與吾兒爲八拜之交。意欲勸吾兒火速棄皇叔。星夜歸曹。指日奏當。今想娘受泥金誥。你換紫羅袍。我也曾沒口罵奸雄。披頭擲古硯。我也曾挺身迎武士。引頸等剛刀。你的娘浩然正氣貫乾坤。死到臨頭。曾無懼色。我一婦人。敢侃侃出言。堂堂作事。要比吾兒天地懸隔。真有萬里之遙。你羞不羞。堂堂鬚眉。頂天立地。爲男子。今落得半途中心無主宰。立志不堅牢。歎只歎無數名師授武教文。白費了力。苦只苦兩截人。知音枉遇。把舊好全拋。你的娘痴心盼你姓名香。在人間慚愧。你的父幽魂望你功業顯。在泉下心焦。好徐庶真真出類。又超羣。宇宙之中。你拔盡萃。老身無福消受。從今後。我俗人不敢論賢豪。太夫人怒氣填胸。威凜凜。哭聲砂稜稜的笑。瑤瑯瑯。玉簪墜地。把亂蓬蓬的白髮。氣忿忿的撓。咯撓撓。體似篩糠。飄搖搖。衣袖呼拉拉的抖。撲簌簌。淚如雨下。滴嗒嗒。熱血一雙雙的拋。燄騰騰。騰氣衝胆。弱憊憊。弱體哆嚟嚟。咯吱吱。齧牙關。惡狠狠。雙睛直瞪的瞧。冷森森。大叫一聲無能的徐庶無能的徐庶。轉銀屏。一腔正氣。三尺白綾。作成了千古坤儀第一豪。

戲叔鮮花調

好一朵鮮花。好一朵鮮花。我唱的鮮花另有一家。好一個潘金蓮。獨坐在南樓下。

好一個武松。好一個武松。景陽崗上打虎逞英雄。家住在陽谷縣。打虎威名稱重。

回家看長兄。回家看長兄。紫石的街坊又到衙衙。叫嫂嫂快開門。金蓮把步移動。

雙手把門開。雙手把門開。開了門兒二叔你回來。長兄不你在家。上街把燒餅賣。

朔風兒冷颼。朔風兒冷飄。彤雲密佈雪下滿街頭。我這裏沽美酒。要把二叔來候。

金蓮把酒篩。金蓮把酒篩。二叔你飲酒且自開懷。不知道二叔還。未辦得餚和菜。

武二把酒篩。武二把酒篩。叫一聲嫂嫂你請站開。嫂與叔不親授。嫂嫂你休見怪。

二叔你自付。二叔你自付。自己的叔嫂認甚麼真。我奉敬一盃酒。那怕旁人談論。

再把酒來篩。再把酒來篩。久聞叔叔把烟花愛。常言道男子漢。誰不把花來愛。

嫂嫂你好羞。嫂嫂你好羞。俺武二愛酒從不貪花。叫一聲賢嫂嫂。你說的那裏話。

二叔你自付。二叔你自付。從來男子最會假撇清。你說道不貪花。我却全然不信。

嫂嫂你好差。嫂嫂你好差。武二心事紊亂又如麻。你若是不相信。哥哥回來問他。

休題那冤家。休題那冤家。自己丈夫稱什麼冤家。若題起風流事。就要掛免戰牌。
終日不歸家。終日不歸家。耽誤青春怎埋怨他。叫一聲老天爺。倒不如死了罷。
悶死了咱家。悶死了咱家。盼望着哥哥怎不回家。沒廉恥大嫂嫂。羞恥全然不怕。
金蓮沒奈何。金蓮沒奈何。懷抱了叔叔叫聲恩哥。快些去解衣服。和你一床去臥。
怒氣冲斗牛。怒氣冲斗牛。氣壞武二急皺了眉頭。你看那無恥嫂。叫我如何下手。
金蓮主意差。金蓮主意差。我將真心托付了與他。誰想他男兒漢。只算一場空話。
絲弦果然高。絲弦果然高。正彈正唱弦線又斷了。我欲要換新弦。又恐怕旁人笑。

珍珠塔春調

正月梅花早逢春。要唱忠孝小方卿。家住河南開封府。祥符縣監管太平村。
二月杏花白如銀。方卿落難借花銀。來到襄陽城一座。陳御史慶壽在高廳。
三月桃花正清明。老陳遠領進後園門。內行堂上姑娘見。勢利姑娘罵畜身。
四月薔薇小麥青。采蘋丫頭通告千金。河南表弟前來到。暗送珠塔雪花銀。
五月石榴紅沉沉。陳御史追到九松亭。留不住河南方賢姪。高樓小女配方卿。

六月荷花結蓮心。方卿長亭遇強人。打劫落花銀珍珠塔。萬安橋跌雪好傷心。
七月鳳仙靠壁生。畢雲顯搭救小方卿。帶到江西龍門縣。來年大考帶上京。
八月桂花陣陣香。方夫人尋子到襄陽。姑娘不認親嫂嫂。白雲菴裏端茶湯。
九月菊花盆盆興。陳翠娥要去了愿心。西樓寺遇着親舅母。擔柴送米到菴堂。
十月芙蓉應小春。方卿得中狀元身。封了七省巡查並御史。奉旨團圓出京城。
十一月花開是經凍。方卿官船歇到襄陽城。有官打扮無官樣。姑娘門前唱道情。
十二月臘梅唱完成。畢雲顯送親襄陽城。大夫人名叫陳翠娥。二夫人就叫畢秀英。

第十編 舊貨店

新寓言

蚊吮人血。既飽。則身重不復能飛。輒爲人壓斃。其族之智者相與謀曰。吾儕吸人膏血。恣肆無厭。適以自斃。嗣後吮人勿求過飽。在人則血常有餘。足以供吾儕無窮之用。在我儕則身輕易舉。不至自喪其軀。不亦善乎。衆蚊不聽。則皆以膨脹死於人身反側之下。

有蝙蝠事鳳凰頗忠謹。顧貪黷甚。羽族大被其苦。有巨蟒侵之。巢幾覆。百鳥咸震懼悲鳴。乞蝠圖救。蝠亦悲鳴答之。百鳥去。蝠見鳳凰仍和鳴跳躍。以無事告。無何蟒撼羽族所巢樹。鳳凰呼蝠。蝠曰。臣今不能顧王。當降於蟒。以保富貴。黃雀侍曰。王昔惟信彼。而不知其爲奸貪反覆之輩。今何如矣。鳳乃大悔。主人惡其所畜之貓。以爲形似虎也。而逐之。貓去。鼠麕集具家。日夕跳梁。不勝其擾。鼠疫遂緣而生。主人急令召貓。貓曰。向者吾盡忠於主人。主人不諒。以爲行且化虎而食主人。今鼠疫旣盛。吾往徒危吾身。無益於主。遂堅臥不起。

狐憑人之身。使之令其家人。惟狐之命是聽。己則盜其園亭樓閣。以至田屋契券。俾之四鄰。取其賂以入己。其人性甚仁厚。狐則使之日訶斥其家人之言。家事者。又使出鄰人跨下。受唾面之辱。家人弗忍。操杖欲殺狐。狐憑其人爲言曰。凡狐所爲。皆吾意也。卒不得殺。鄰人大喜。曰。某之家人。無能若是。吾不難盡其家而有之矣。

華山之上。翰族居之。其長之臣有鶴者。貌善而性惡。咸呼之曰老鳩。流毒全境。翰族日衰。野鵝與鷹爲犄角而攻之。全族震駭。糜喙振翼。謀自救。老鳩謂其主是將爲亂。速禁之。有鶴飛至。曰。鵝鷹以衆來。其勢甚盛。傾全族以拒之。猶懼不救。奈何先自縛乎。老鳩怒曰。吾拔一毛猶能殺人。爾亦何術能殺我之

氣焰耶。

燕子習飛。其母捕蟲。陷於淖。燕子集而飛翔其上。悲鳴啾啾。曰。嗚乎我母。何乃不幸而至此。其母曰。吁。我子誠愛母者。速出諸淖。勿徒以哀音與淚愛爾母也。

某氏子攬重疾。有以驗方進者。曰。與子同病。服此而愈者。矣。子急服之。疾必可已也。受之未遑。服也。曰。服藥以救死。不可不鄭重其事。吾欲俟諸數月之後。今且先爲服藥之預備焉。可也。無何。疾益甚。其家人力請速服。驗方不聽。曰。是藥也。予固知其足以起死而回生也。顧未及預定之期而服之。人且曰。我爲畏死之懦夫。吾不能也。及疾已大漸。家人強使服之。則已不及救也。

有乘敗舟渡巨洋而不懼者。或問曰。子舟窳敗而波浪甚惡。滅頂之禍將不可免。子獨不懼何也。曰。吾有巨金。某富室者已爲我善藏之。且吾能游泳。卽遭難必可免。不失爲富人也。頃之舟覆。是人果免。乃之富室取金。富室欲利其有也。曰。爾某舟之人耶。舟覆衆已盡死。無一生者。爾何得冒爲某人而來取金乎。遂逐之。

某富室者。世業儒。其子弟皆才俊。顧其家長好比匪人。舍之于家而畀之政。其子弟知其必敗厥家也。日惟愁歎怫鬱。而無如何。一匪人者偶去。則大喜謂可免害。又一匪人者來。則又大懼以爲必且爲禍。

匪人知此無能爲也。乃大竊其寶貨。並挾家長以肆威福。子弟至死亦勿敢抗。時人爲之語曰。子弟純良。反以滅亡。純良而弱。惟家之殃。

虎日搏人而食之。則皆懼。謀所以斃之者。虎乃化爲美女。求芋栗布諸地。待人來食。人眩於美色。而又貪芋栗之可食也。則皆睚面愛之。虎使其族藩人之就已者。取而噬之。有怨懟者。虎曰。吾美女也。若不願爲虎食。獨不願爲美女食乎。人曰。安有美女而食人者。虎揭去面具。復化爲虎。吼然曰。吾今卽不爲美女。爾固無如我何矣。衆乃大悔。

☯ 美人之今昔

昔之美人嫵娜。今之美人活潑。

昔之美人愛濃粧。豔若桃李。今之美人愛素粧。淡若棠梨。

昔之美人雙脚惟恐不小。今之美人兩足惟恐不大。

昔之美人學繡。今之美人讀書。

昔之美人。口含荳蔻。今之美人。口吸香烟。

昔之美人。拜月參星。深閨夜夜。今之美人。乘風鼓浪。異地年年。

昔之美人。三從四德。今之美人。平等自由。

昔之美人吟詩。今之美人演說。

昔之美人。佞神佞佛。今之美人。愛家愛國。

昔之美人。膜拜觀音大士。今之美人。崇拜羅蘭夫人。

昔之美人。琴棋書畫詩酒花。今之美人。聲光化電英史算。

昔之美人。唱歌。今之美人。唱歌。

昔之美人。鳳頭釵。鴛鴦枕。今之美人。金絲鏡。漆皮鞋。

昔之美人。梳盤龍髻。今之美人。作鴨尾巴。

昔之美人。爲男子之玩物。今之美人。以男子爲玩物。

昔之美人。春釭訴夢。秋砧搗愁。今之美人。米雨醉心。歐風印腦。

☯ 四畜談話會

某姓家。多養牲畜。一日。牛羊與豬。互爭雄長。各以氏族相誇。

牛曰。我始祖隨老子出函谷。厥後老子得道。爲太上老君。我祖亦隨登天上。

羊曰。我祖遇黃初平。得道在赤松山。化形爲石。復能卽石成形。道術高妙。變化莫測。

豬曰。爾等何足比較。昔我祖八戒公。偕唐三藏法師往西天取經。後成正東。同登淨域。三教有儒釋道之分。道本在釋之下。爾等之祖。設與我祖遇。亦當屈拜下風矣。况爾等皆滿肚草之物。而敢與我較量耶。

牛羊聞其言。大怒。思以武力相加。豬曰。我命之貴。與爾等賤命拚。殊覺不值。

牛羊曰。我等祭天地。祭宗廟。及饗大賓。且有太牢。少牢之稱。我命貴甚。安得云賤。

豬曰。以此爲貴。則更不我若矣。爾等不見我族之仙遊者乎。衣以朱衣。插花於首。載以綵亭。導以鼓樂。昇之出殯。素車白馬。雜沓而送之。可謂極哀榮之至。〔粵俗。凡人家有吉凶事。多用燒豬。〕豈爾等所敢望耶。牛羊又復與爭。相持不下。同訴於馬。

馬曰。汝等在伯仲之間。而無高下之別。何必互相爭訟。以氏族論。汝等皆出自凡胎。非若我之生爲龍種也。以死命論。汝等皆哀鳴於刀屠之下。非能如我捐軀於沙場之地也。我具千里之志。猶甘伏櫪下。未嘗誇耀於人。汝曹不知自悲。而猶欲爭一日之雄長。何其愚也。於是牛羊豬垂頭而返。

五代宮禁。殺戮最慘。唐帝子孫。至升屋而號。願生生世世。毋生帝王家。問之不敢道姓名。但云困苦乞爲奴。可憐。

隋煬帝對蕭后云。明知天下有人圖儂。將來仍不失爲長城公。攬鏡自傷。好頸誰砍。帝王之况味。如斯可憐。

趙主父絕世英雄。沙丘探穀卵而死。蕭老公颯颯英姿。亦一世之雄也。台城口呼荷荷。至求一水漿而不可得。烈士暮年。英雄末路。可憐。

庾蘭成江關蕭瑟。杜少陵蜀道稽遲。馬長卿賣酒滌壺。陶元亮三句九食。才士坎坷。名場潦倒。可憐。哭損。眸斷盡腸。怕黃昏到又昏黃。耶堪細雨新秋夜。一盞銀燈伴夜長。此斷腸集詩也。冷雨敲窗。孤檠照影。使怨女思婦讀之。能不捧心酸鼻。可憐。

宋宮人王清惠等十七人。燕臺送汪水雲南歸。汪賦詩云。愁到濃時酒自斟。挑燈看劍淚痕深。末四句。萬葉秋風孤館夢。一燈夜雨故人心。庭前昨夜梧桐語。勁氣蕭蕭入短琴。瀝泣共訣。枚血相視。烏頭馬角。無相見期。可憐。

人說做鬼可憐。我說無鬼更可憐。有鬼則有知識。尙有輪迴希望。隨園句云。常疑天上仙何在。生怕人

間鬼不靈。此物此志也。否則一瞑寂然。萬古不視。可憐。

昔人雖唱子孫壽命說。近人雖唱人羣壽命說。然究之於死後之身何與。楊朱云。生爲堯舜。死則腐骨。生爲桀紂。死則腐骨。可憐。

改字詩令

兩字格。易原句中兩字。或連或否。解句亦用兩字釋之。如。

醉把楊枝作算籌。(分明是花枝酒籌。何以言楊枝算籌。只因)無花無酒過清明。

閒看猢猻捉柳花。(分明是兒童。何以言猢猻。只因)兒童相見不相識。

越鳥依北風。(分明是胡馬。何以言越鳥。只因)不教胡馬度陰山。

絕代有義士。(分明是佳人。何以言義士。只因)佳人已屬沙叱利。

暗度格。易原句一字。解句當暗釋其意。而露其字。如。

林外一枝斜更好。(分明是竹。何以言林。只因)渭川千畝在胸中。

月移人影上闌干。(分明是花影。何以言人影。只因)剛被太陽收拾去。

人面無花相映紅。(分明有桃花。何以言無花。只因)開卷春風誰與研。

三字格。此格易三字。須兩明一暗。或兩暗一明。其例甚艱。但舉其一。如梧桐院落溶溶夜。（分明是梨花。分明是月。何以言梧桐。何以言夜。只因）雨打梨花深閉門。（既雨自無月矣。）

◎歡天喜地

青年子弟娶一佳人。且能賢淑持家。歡天喜地。

三五兒童。或放汽球於空中。或拍皮球於壁上。從不墮落。歡天喜地。

有人賣買股票。買進價日漲。賣出價日落。登時變作富翁。歡天喜地。

經商服賈。時運亨通。累萬盈千。置田造屋。面團團作富家翁。歡天喜地。

子母相別。路遠年長。望眼欲穿。倚閭倍切。忽有人送回家中。骨肉團圓。歡天喜地。

年老而身無疾病。飲食增進。能步行三十里。返老爲童。歡天喜地。

六旬無子。忽生雙胎。至八旬而又生孫矣。三代同堂。歡天喜地。

小兒讀書。每逢學堂考試。名列第一。蒙師器重。異常。歡天喜地。

飛行家乘艇。盤旋空際。行馭自如。髣髴列子御風。歡天喜地。

朋友相違。十年不見。無端遇於車中。傾心話舊。故人無恙。歡天喜地。

清晨早起。散步園林。巢間小鳥。羣集爭鳴。助我興趣。增我精神。歡天喜地。

水明如鏡。光可鑑人。翠藻紛披。錦鱗游泳。如濠濮觀魚。歡天喜地。

◎笑之剖解談

(哈哈) 笑之發於自然者。妙語如環。聽者解頤。茶肆酒館中。不絕於耳。

(嫣然) 此單純屬於嬌憨之女兒。相逢一笑。風致翩然。當之者輒作遐想。

(捧腹) 笑之極也。言言皆妙。源源而來。則聽之傾耳。笑之不止。於是腎臟震動。作微痛。斯捧腹矣。一年三百六十日。難得幾回如是者也。

(傾城) 一笑百媚生。當之必靡。不必褒姒烽火之戲。失信諸侯。纔足爲傾城也。卽萬目睽睽之地。視線所集。苟得梨渦初解。犀齒半啓。則自然人人如泥菩薩落湯罐裏矣。

(鷺鷥) 鷺鷥笑。象其聲之相似。鷺鷥之鳴也。常見之小說中。偵探口雪茄。與人探索案情。每有此形容。蓋含有冷雋之味者也。

(匿笑) 目視可笑之事。耳聽可笑之言。却又不欲當面嘲笑之。而又不可自制。於是側身避面。掩

口而笑匿之一字。活寫出當時情景。

（趁笑） 諺云。瞎子趁笑。非謂趁笑必瞎子也。蓋言不明他人所笑之原因。而隨聲附和。彷彿瞎子之盲從也。大致一無建白之人多如此。一若笑有傳染能力者。此則須質之心理學家。或傳染病學家矣。

☯ 不亦快哉

茅茨數椽。四壁圖書。與世無爭。淡泊甯靜。以自樂。不亦快哉。

五畝之宅。養魚樹桑。勤種五穀。自食其力。亦飽亦溫。不亦快哉。

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空色相薄。貨利以詩酒爲第二生命。不亦快哉。

日課兒童。隨教隨悟。聰穎異常。頗不費力。不亦快哉。

晚來無事。携兒童。執釣鉤。至溪邊垂釣。得鮮魚數尾。歸烹以助酒興。不亦快哉。

奇花秀竹。茂盛滿園。暇卽勤事灌溉。不遺餘力。故開時大有可觀。娛我胸襟。不亦快哉。

近日細雨連綿。不出書齋一步。閒惟操琴自娛。不意琴聲與雨聲相射。竟成一種清新妙致。攸攸自得。不亦快哉。

陰雨乍晴。出外散步。見野花吐艷。鳥語花香。新鮮空氣撲鼻。煞是可人。不亦快哉。

夏雨登樓。看老農披簑戴笠。叱犢耕耘。不亦快哉。

晨起盥漱畢。步至園中看花。朝暎未上。清露猶濕。香氣馥郁。花似解語。微風拂動。鬢髻含笑迎人。不亦快哉。

夕陽西墜。天地清肅。郊野閒行。見牧童身騎牛背。口唱山歌。緩緩而來。不亦快哉。

溪邊小立。見漁人網起活潑鮮魚一尾。卽向購之。順道沽酒。並提而歸。呼內子烹煮。家人團聚飲啖。不亦快哉。

 衆生相

粉面油頭。羣雌粥粥。倚門賣笑。來呢來呢。此是野雞相。

袍笏登臺。悲歡離合。忽而帝王。忽而奴隸。此是伶人相。

早起遲眠。抹灰掃地。買菜泡水。盛飯倒粥。此是學徒相。

大斗小秤。重入輕出。錙銖必較。面紅耳赤。此是市僧相。

飢寒交逼。兒啼女泣。茅屋三椽。鶉衣百結。此是窮漢相。

奴僕成羣。一呼百應。食則魚肉。衣則錦繡。此是富翁相。
獨對孤燈。形單影隻。心酸淚滴。含苦茹辛。此是寡婦相。
手胼足胝。雨淋日炙。春種秋收。禾麥黍稷。此是農人相。
一擲千金。呼盧喝雉。蕩產傾家。賣妻鬻子。此是賭客相。
一燈小火。燒盡家資。違禁犯法。死活不知。此是烟鬼相。
沿門托鉢。求錢求食。老爺太太。口內不絕。此是乞丐相。
酒地花天。秦樓楚館。糞土黃金。任意揮霍。此是嫖客相。
油口滑舌。天南地北。也會吹牛。也會拍馬。此是滑頭相。

 馬屁十訣

勢燄薰天者。拍之可以狐假虎威。
位高爵顯者。拍之可以升官發財。
權力制我者。拍之可以保全飯碗。
資本雄厚者。拍之可以謀財漁利。

消閒大觀 第一集 第十編

一三〇

家業殷實者。拍之可以騙借銀錢。
衣服麗都者。拍之可以炫我交遊。
身居要缺者。拍之可以求賞位置。
操訟棍業者。拍之可以暗地嫁害。
爲地方官者。拍之可以管管閒事。
在軍閥派者。拍之可以揚威耀武。

看了……以下各的……

：「社會小說」可以……種……

……得着許多經驗……

……增加不少學識……

◎社會小說集

洋裝一冊
定價三角

◎江湖奇聞

洋裝四冊
定價四角

◎世界新劇場

洋裝一冊
定價六角

◎新翻戲黨

洋裝一冊
定價二角

◎滑稽新史

洋裝二冊
定價四角

◎養媳婦秘史

洋裝一冊
定價二角

◎婦女世界

洋裝一冊
定價四角

中華民國十七年九月出版

消閒大觀第一集 全一冊

▲定價大洋五角



著作人 蝶廬主人

校閱者 廣益書局

發行者 廣益書局

印刷者 廣益書局

總發行所 廣益書局
上海棋盤街

各省分發行所 廣益書局

【特約處】 宜昌 廣益公記書局

北平 江蘇 廣東 廣西 漢口 宜封 長沙 奉天

影梅厂憶語

如臯冒辟疆著

此編完全係冒子慨董小宛之才情慧識有過於常人而嗟乎好事不久知已遽離且小宛溘然長逝人間之際辟疆起先罔無所知追憶邂逅相遇矢訂白之約九載唱和卽賦悼亡之歌滿腹牢騷一腔心事盡在此書剖露文詞哀艷悱惻可憐可笑頗具探索味趣

□洋裝一冊定價三角□

筆記

異聞叢鈔

孟浩如著
一冊四角

本書內分八十篇凡新聞軼事處處含有深意附件據於懲勉文字秀麗筆法勁健不獨能作茶餘酒後之談助而與研究文法者亦大有裨益也

客窗消閒錄

本編篇幅不拘長短，惟以趣味濃厚爲主旨，詞旨力求雅括正大，筆墨務祈整飭簡潔，絕非鄙俚穢言之小說所可比擬，寂寥旅邸者閱之固可以資興助，明窗淨几時讀之，亦可以檢束身心，誠妙品焉

洋裝一冊 定價八角

上海棋盤街

廣益書局總發行所

武俠小說



洋裝一冊
價洋六角

□除暴安良……是英雄本色

□誅奸扶弱……是武俠行爲

△崇拜英雄敬仰武俠士

「愛看」……今古武俠小說者

「請閱」……

雌雄劍

內容描寫俠女奇男之離合悲歡皆由
於畫面之益與不畫面之益演平而成
事實則翻翻成海越味環生筆意則飛
矯龍游雲遊絕俗全書洋洋八九萬言
以一雙雌雄劍綜合之有情更有采得木
曾存長今請看拍案叫絕

◎快情紅白杜鵑

洋裝二冊
價洋七角

◎順治城下偷頭記

洋裝一冊
價洋四角

◎清初劍馬鷄子全傳

洋裝四冊
價洋八角

◎愛國秋水芙蓉

洋裝二冊
價洋九角

◎武俠夜行飛俠傳

洋裝三冊
每集二角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5 9441B

